

愛女的悲哀

陳一夫作



著 夫 一 陳

哀 悲 的 女 處

集 說 小 作 創



3 0528 3910 1

海 上

行 發 部 版 出 社 風 疾

1932

857.63
377-0

語 頭 卷

母親啊！

你收下這一卷殘書罷！

這是你那可憐的孩子，

幾年來的心血之花啊！

1930, 5, 4,
的清晨。

35907

語 類 卷

處女的悲哀目次

火序

自序

瞎子阿根

火綫上

處女的悲哀

車夫的故事

失踪

丈夫的死

歸故鄉

處女悲哀的目次

次日哀愁的女俠

序

火雪明

序 火

前年從杭州回來，到一家書局去訪吳國瑞兄，就在那裏，纔認識了本書的作者。他是個面色淡黑，瞳子很小時時抿着嘴吧微笑的少年老實人。隨後我們就開始通信，漸漸也談起文藝創作的諸問題。依我的觀察，他起初是個絕端新的平民文學的信仰者和運動者，寫的文章，大概溺沈於美國辛克來一派。那時上海的藝術界也正流行性感冒似的專門描寫工廠的黑暗面，把資產階級着實咒咀得痛快淋漓。甚至老牌作家魯迅，爲了篇不革命的阿Q傳，也作了錢杏邨成仿吾輩的箭梁。魯迅不服，魯迅的羽黨更激憤，一致在大本營的語絲上反攻，盛極一時，這是一個新文藝的階級鬥爭的亂

離時代。

其實，一個作家的創作，各有不同的思想，觀點和社會環境，錢成羣之不能強脅魯迅硬寫所謂農工醒覺的文學，就如魯迅之不能強脅他們定要寫出類似阿Q傳的作品一樣。而且文學若不是特殊階級的私有品，任但丁的神曲也好，任易卜生的娜拉也好，任小仲馬的茶花女也好，任王爾德的莎樂曼也好，任莫拍桑，屠格涅甫，辛克來，菊池寬，茅盾等的一切作品都好，只要是就範於文藝的意義之內，便罷。……這是我當時觀戰時候的感想，也就是對於文學所取的態度。

因為我深信馬克斯烈甯孫中山輩未曾佔有現代中國工農的大部分的思想的時候，唯唯物史觀和經濟論自然在他們是沒有研究一遍的光榮，那末要說中國工農已有嚴密組織，對政治也有相當認識，而且中國工農的革命性也正在充分地表現出來的話；未免有些過火。那雖然或者可以勉強能佔個

極小的數目，而檢閱大體，恐尙談不到。那末文學何必一定要人站在同一的戰線上？

至於我們破落的鄉鄰裏，麻木不革命的農人如阿Q者，到處可以找到。雖然不到民間去的普羅作家們似乎少有機會離開都市去接近他們。怕正爲了這緣故，魯迅纔有吃流彈的資格。也怕正爲了這緣故，錢成之輩纔舉起「打倒老朽不革命的魯迅」的旗幟。一場混戰，終於不免。但我當時的意見，頗能表現中國民族特有的國民性，胆敢打一句『各有理由』的圈圖話。因爲依照那時的景狀看來，要我不這樣說，又有什麼理由足以根據的呢？

究竟爲甚麼兩派作家的感情弄得這樣糟糕呢？

前由河廣一郎批評得不錯：『從思想上說兩派之 *ideology* (觀念形態) 不同，自然是不能否定的事實，同時各個所關係的社會環境，也不無關係

。』

但是我承認文學是領導時代的，所以文學不妨離開事實；同時也承認文學是表現一個時代的特色的，所以文學也不僅是徒尙空想而不顧事實的東西。我的意思：只要是一件不離開文學的意義而產生出來的藝術品，不論樂曲，詩歌，小說，戲劇，都是美的。就如古典派，寫實派，浪漫主義，新浪漫主義，新寫實派，未來派，……我覺得能合以上的一個條件：都是可愛的。

當我厭倦了戀愛文學之後，我的主張，稍稍變遷了一點。自家在鄉間住了幾個月，收拾着一點感想，便致力於寫鄉邸小說；而同時本書的作者大約也看出中國農村的樸木的生活，他的意見，竟和我同化起來，他的文章，也流於土產方面。當然這並不是善的現象，而是我們一時的思想，觀點，社會環境，偶然走進了同一的路子罷了。以後對於文學的觀念將如何

改變，我個人還沒有準備。

一點不用驚奇的：魯迅和普羅作家們最近以前已在大同盟的議席上親熱地握起手來了。是思想妥協吧？是另有用意吧？我都沒有想到過。但這確是個必至的現象。雖然魯迅還沒有搖頭一變，便成了辛克來。雖然修善寺裏的成仿吾，沒有發表過批評的意見，但錢杏邨不罵魯迅，不罵有閒階級的郁達夫那是事實。足見從前一切的攻擊，在現在他們自己看來，還該如夫妻的淘氣一樣愚蠢。

總之若認文學是苦悶的象徵，儘去寫社會的黑暗面吧，若認文學是新時代的前矛，儘去寫社會的光明面吧，雖是不同的寫法，而具有一致的目的，這只是一面鏡子的兩樣看法。世界上儘有懂得文藝鑑賞的眼睛，自然也無勞作家們担心，甚至黨同伐異，無意識地吹毛求疵。那又是顯然的事實。

當文壇上的階級鬥爭的騷亂，像給理智收拾淨盡的時候，憑各人不同的思想，觀點，社會環境，去創造不同的文學，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我們的本書的作者在這樣會裏便也產生了這冊集子，內中包含着各色各樣的生活底片段。未必能算是嶄新的普羅文藝，可以領導時代；也未必能算是阿Q化的摹仿，敢於違背時代；總之，是一冊描寫中國現代的特色的一個搜集。

若到最近有人提倡的三民主義文學有力量把中國工農的宿夢打醒的時候，這部東西可以火化了。

世界語紀元四四，八，一四·火雪明

自序

在惡劣的環境中，在重重的壓迫下，這一本處女的悲哀竟有機會出版，真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我不知道我是在什麼時候起始寫小說的？更不知道是受了什麼啟示而去從事埋頭工作的？勉強的記憶起來，大概是因為無聊的我離開了故鄉到上海來過了幾年的飄泊生涯，忽然因為母病而回到自己的故鄉去了。再從故鄉回到上海的時候，心裏感觸很多，於是就寫了一篇『歸故鄉』。寫成後，自己看看覺得太無文章（？）的氣格；但是那時我忽然想起投稿來，就把這篇『歸故鄉』稍加整理，寄到民衆日報金滿成先生主編的民間附刊上去，

不久那篇不成熟的東西居然發表出來了。那時我當然是覺得很滿意。於是，我的寫小說的興味是給提起了，繼續的寫了幾篇在各種刊物上發表。這大概就是我的從事寫小說的歷史。

在萬惡淵藪的上海，住了幾年，覺得人生的旅途上，滿鋪着荆棘！茫茫人海，不知何處是乾淨之土？人生的真諦，宇宙的玄奧，我們至今還不曾認識清楚！一般人們伸長了頸項企待着有偉大的哲學家 and 科學家來代我們解答；但是至今，一直到如今，還是不曾有什麼具體的清晰的解答來使我們認識宇宙，認識人生！於是我們是像小迷羊一般的在歧途上彷徨與徘徊。

一般的學者，對人生和宇宙雖然也曾有過許多的論文和雄辯；但是，一千個論者，有一千個論調！我們實在無從去根據誰的論文去認識它們！現在我們還是在企望着有偉大的專家來啟示我們。

一般的出版物，歡喜用美麗的封面和動人聽聞的書名來誘惑讀者們去購買。但是往往這種讀物不能使人讀後滿意！於是讀者對於各種出版物統懷疑了！這不能不怨怪一般作者太會使用欺騙手段了！而以後就使自己的名譽打上一棍，這實在是自殺政策，而不是替自己的前途着想！

朋友們看了我這本書名，也對我懷疑了。他們對我說，『一夫！你難道也學一班無恥的文氓嗎？』我覺得朋友們的言語很奇怪，我問了，『爲什麼？』他就舉出上面的一段話來告訴我近來出版界的情形，於是我不得不解答一番；

在這本集子裏，有一篇短短的小說，題名處女的悲哀，這裏面敘述一個女子被虛榮心所驅使而拋棄了她的青春期內應享的幸福而去求書本的安慰。結果，青春隨着流水而去了！學業是成功了，幸福却完全失却！這一篇東西寫成發表後，有幾個朋友都說這是在影射某某，但是我却否認其說

。不過，社會上類乎這種情形的事，亦未始沒有，所以在收集自己作品的時候，就想把這篇東西的名字來做書名；雖然一樣是不成熟的作品，一樣是無聊的東西；但是比較上我自己覺得還可以一讀，於是我毅然決然的把處女的悲哀做了這本書的名字。至於是否是落朋友們所說的窠臼，則我不得而知。好在我希望我的東西祇要能夠得到少數人的同情好了，不希望它成功一本暢銷的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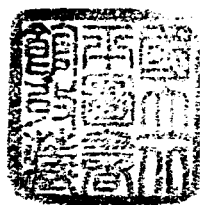
末了，謝謝方雪鵠先生代我畫封面，並謝謝一班好友們的鼓勵。

1939, 5, 7, 序於星火文學社。

瞎
子
阿
根

照例，在每天的黃昏時分，裕成酒店的門口總是擠着不少人，閒談着鎮上的事情。鎮上的一切瑣瑣屑屑的事兒，在這裏是消息最靈通。這裕成酒店可算C鎮上的喉舌，消息的傳佈是比任何的新聞紙都來得快，所以，鎮上的許多人們，在他們工作完畢之後，都會不約而同的走到那裏去。

在那裏，有教書的老秀才；有雜貨店的老板；有當地的地保；更有挑水的水夫和一切閒雜人等。資格頂老，肚裏頂博，當然要推王氏私塾裏的塾師翁秀才，他所發的言論，是誰也不敢反對的；要是翁秀才說，屁是香



的，那末，坐着的許多人們也都會附和着說：『不錯，屁的確是香的！』次之，雜貨店老板，地保也都是具有相當的資望。

這一天，裕成酒店門口又擁着許多人了。當然，裏面有多半人是來聽消息的。不過，這天各人的臉上都似乎置着一副異樣的色彩。

『怎麼，翁先生今天還沒有來？』地保來後的第一聲。

『是啊，怎麼他老人家還不來？你今天到來得早啊！』雜貨店老板的聲音。

『唔！還是你早。』

『今天劉麻子家的劉寡婦的事情，你大概也畧有所聞罷？』

『不錯，聽是聽到了一些風聲，不過我還想知道得詳細些。他媽的，這種傷風敗俗的事，會在我們C鎮上發生，真不知是在什麼地方破了風水！嗚呼！』地保從翁秀才那裏學來一句嗚呼，今天他居然應用起來了。他

說後覺得非常得意，因為他知道，C鎮除了翁秀才之外，誰也不會知道嗚呼是什麼東西！

『真的，劉麻子祖上不知傷了什麼陰……』

雜貨店老板正在講的時候，翁秀才一手提了水煙袋，一手拿了一把茶壺來了。

『翁先生！』大眾叫了一聲，肅然。

『翁先生！劉麻子家的事，你老知道不？』地保的聲音。

『不知，什麼事？』

『劉麻子的寡媳，聽說不安於室，現在所知道的是，她和裁縫阿根來去，並且聽說那淫婦還要嫁給姦夫。這種傷風敗俗的事，我們C鎮上怎麼可以讓他發生！要是把這樁事轟傳出去，豈不是把你我的台統坍光！這樁事，你我到不可不管！』

『就是那劉寡婦嗎？豈有此理，何豈有此理之甚耶？』翁秀才又在賣弄他的八股了，『消息是那裏來的？』

『是癩子阿春和大才子來報告的，他們是親自看見的。』

『唔，那末，我們須得把這事管一下子纔好。否則，你我沒得臉面去見人！』

關於這樁事，一直討論到上燈，總算有了一個結果，他們的辦法是揀一個日子乘他們不備而去捉奸。

二

王金弟自從嫁到劉麻子家裏之後，不曾到一年，不幸她的丈夫是死了！在C鎮，無論那一個女人要是死了丈夫，是應當耐着寂寞而守節。鎮的西面的貞節牌坊，一座座的聳立在十字路頭，一般人時時的向各鎮的人們誇耀着說：『這是多麼爲我們C鎮爭面子啊！』

金弟既然死了丈夫，當然也沒有再嫁的可能！

她在她的丈夫死後的兩個月裏，她也曾經發過誓，無論如何是不再嫁人。鎮西十字路頭上的貞節牌坊，也着實使她羨慕與敬仰，她想，『我將來一定要立上一塊，方不負我那父母的一番訓養。』

但，事實與理想，往往是不能夠相吻合，她初衷是很想耐着寂寞含辛茹苦的爲她丈夫守節；爲她的父母爭光。但是離開她丈夫死後的第四個月裏，她漸漸底感到生活太寂寞了！在深夜萬籟俱靜的時候，她孤另另的睡在半冷半熱的被窩裏，回到丈夫未死時的歡樂；在棉被的下面兩人緊緊地摟抱着，肉與肉的摩擦，使她感到無上的歡樂。一陣暴風雨後的酣睡，與醒來時的回味，在在可以使她願意死在棉被的下面。

她回想到從前，覺得只有哭，一切憤怒，怨恨，統借着哭聲來一洩！她覺得社會上對待一切女子的態度是冷酷，殘忍！她當然永遠的求不到同

情！所以，她覺得只有哭，痛痛的哭！

晨雞的報曉聲，驚醒了她的幻夢，她回味到晚上的夢境，覺得面部是非常的發燒，坐起了身子，又覺得褥子是濕了。這時，她又想到從前，覺得自己的前途是異常的黑暗；現在的生活又是無上的孤寂！她想還是哭罷！所以，一清早又聽見她的哭聲了。

她經過了幾次的回想，她是深深地瞭解了。她知道男子所以要說什麼『好馬不吃回頭草；烈女不嫁二夫君』等等的殺人的言語，無非是要滿足他們自己的慾望罷了！別人的衷苦，他們那裏知道呢？

她現在覺得自己的前後左右是充滿了悲哀，無論什麼事情和物件，只要是可以引起她的感觸的，總使她一見就哭！例如別人家在做喜事的樂聲；或者是親戚家有喜事而發來的喜帖，這些，她見了立刻就會想到從前。她因此對於任何紅的東西統不願意看，她怨恨紅色；她咒詛紅色。在她

，只覺得紅色的後面一定會隨着白色的恐怖！

隔壁的何二嫂子雖也時常的過來勸她，安慰她；但是她覺得這種安慰是空洞，她所要求的是能夠有一個與她丈夫一樣的男子來給她安慰給她歡樂。

最近，她因為天氣已經漸漸的熱了，素色的單衣還沒有，所以，特地徵得了婆婆的同意而請了裁縫阿根來家做衣裳。

她的婆婆是一個閒事不管，一天到晚只顧念經的一位老太太。每天早晨起來後，嘴裏就只管唸着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所以，裁縫來家做衣裳，也都是由媳婦去招呼，她還是只顧在她的惟一的經堂裏唸經。

裁縫阿根是一個年輕力壯的少年，他今年是已經二十六歲了，但他還不會娶妻，他有時雖然也感到性的苦悶；也曾感到青春一去將不復返來，

但是沒有金錢也是沒有辦法啊！

他聽見旁人說，劉家的寡婦很不錯，他很想看她一下，但是總沒有相當的機會！這次劉家來請她去做衣裳，他想，機會來了。

他來到劉家後，覺得金弟的確是美極了。她的臉上雖不會擦粉，但是很白嫩；她的嘴唇上雖不會塗胭脂，但是很紅艷；眉毛上雖不會加鉛線，但是很細黑；油溜溜的頭上，插了一朵白頭繩繫成的散花；上身穿了一件保藍色的很緊的短襖；下身穿了一條大袴腳管的黑色的袴子；腳上穿了一雙白綾的鞋子，一雙不滿三寸的小腳，支撐了她的全身。

『這一雙腳，我只要能够握上一握，雖死我也很瞑目的了。』阿根第一次見了金弟後的幻想。

在第二天的午飯時分，金弟送飯菜出來給阿根，阿根很快的站起了身子去接她的飯菜，但不留神雙方的手接觸了一下，二人同時的感到一種說

不出的難過，心上都感到一種難以壓制的衝動，她不自然而然的對他啟發一笑。

『她對我笑，敢是有意思罷？啊！好神秘的女人的笑啊！她這樣的對我一笑，我的靈魂却已經不見了。我祇要能够和她接近，死了就是打入第十八層地獄，也是願意的！金弟啊！你能不能允許我和你接近呢？我的天使啊！』

他在吃飯的時候，這樣的妄想。

他工作的地方是在客廳上，客廳的兩邊是兩個廂房，左邊的是金弟的房間；右邊的是她的婆婆的房間。金弟一天到晚的在房間裏，看看書和做些活計，除了燒飯的時候，到後面的廚房裏去之外，簡直足不出戶。她的阿婆一天到晚的在後堂的經堂裏唸經。她唸經的意思是因為前世不修，今世嫁了個麻老公！所以，她現在是拚命的在修，以冀來世能够得到一個

好的丈夫。

裁縫阿根知道金弟一天到晚的在左首廂房裏，外面的聲音，他想裏面是一定能夠聽得很清楚的。於是他想出一種好法子來向裏面勾引了。

『姐在呀，房中呀，打牙牌啊！』

忽聽得門外才郎走進來，

小妹妹是把門開啊！

哀哀情，小妹妹是把門開啊！』

『叫一聲，情哥哥，你休動手啊！』

小妹妹年輕花兒未開，

實在是真難挨啊！

哀哀情，實在是真難挨啊！』

一聲聲引人心動的歌聲向着左邊的廂房裏送進去，送進了她的耳鼓。正在感到性的苦悶的她，聽了這種歌聲，心是跳躍了；臉兒是發燒了！更回想到丈夫在時的歡樂的情形，與感到現在孤獨的悲哀！

『昨夜等你二更鼓；

今天等你鼓三更。

我的郎你又不來了！

哀喏，哀喏，我的郎你又不來了啊！』

『用手揭開紅綾被；

大紅袴子脫下腰，

乾哥哥你骯死我了！

哀喏，哀喏，乾哥哥你骯死我了啊！』

每天聽到這樣的歌聲以後，她心裏總是卜卜的跳躍。她想到古人說的『浮生若夢，爲歡幾何？』的句子，她覺得這樣守節是太無聊太單調了！她想，如果自己要是永遠的只能度着這樣的枯澀的生活，倒不如死了罷！但她又覺得這樣死是太不值得了！還是勇敢地去打破禮教而暢快地去尋求歡樂。她幾次的想出去和阿根談話，但是她終沒有這樣的勇氣！

在第二天午飯的時分，她們是開始談話了。

『大嫂子，對不起，又煩勞你送飯菜來了。』阿根笑着說。

『那裏話？可是沒有什麼菜！』一笑。

『大嫂子總是說客氣話，這樣好的菜，還說沒有菜。不要說有魚和肉，就是只有青菜和豆腐，也祇要是你大嫂子燒的，還有不好吃的道理麼？』說着一陣笑。

『承贊了。』說着朝房間裏走去。

走進了房間，就覺得身子軟而無力，她飯也不想吃就躺在牀上。她想

：

『唉！禮教的束縛，竟比鐵鍊來束縛着還利害些！我不知許多道學家與禮教家爲什麼要定下如許的禮教來束縛社會上的女子！女人，在社會上就不能算人嗎？死了丈夫就不可再嫁，男子死了妻子儘可以再娶！甚至還可以娶上個三妻四妾。他們嘴上還說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實際，他們又那一個是爲了盡孝呢？』

『我現在被禮教緊緊的束縛着，難道就這樣的度過死嗎？錯了，錯了！要對偶，阿根不是現成的嗎？但是不好，給人家知道可不得了！……：管他呢，樂了再講。我難道不好爲女界伸一伸腰嗎？』想着走出房門。

『阿根啊！菜沒有，飯要吃飽的啊！』接着又是一笑。

『大嫂子說那裏話來，這許多菜還說沒有菜，你真是太客氣了。』

『……………』

四目相對着，默然。

『阿根，我有一些針線弄不懂，你進房來教教我好不好？』笑着說。

『不敢當什麼教不教，讓我看是什麼針線，也許我知道的，我們就商酌商酌怎樣做。』阿根說着跟了她走去，內心是卜卜的跳躍着，他想，機會來了。

他們走進了房門，阿根突然的一把摟住了她，顫抖地說：

『你總要答應我……………』嚮向她的臉上送去。

『你怎麼這樣的無禮……………』她不會料到他會這樣的急促。

『我實在愛你得很，無論如何你得答應我……………』說着右手向她的身上撫摸，臉兒是貼得更緊了。她雖然在抗拒，但在這樣的掙扎中，她們終於是由興奮而感到疲倦。

三

恐怖的神，收去了太陽的光輝，大地也由喧鬧而歸到寂靜。一輪皎潔的明月，由東方漸漸的推起，銀灰色的白光，照遍了整個的C鎮，除了遠處有時浮起一二聲的犬吠聲外，一切都像死一樣的靜。

『大才子啊！我昨天一副牌真可惜啊！』鎮上的挑水夫癩子阿春和他的同業大才子二人蹲在鎮後的毛坑上在談天。這是阿春的聲音。

『什麼牌？』大才子問。

『我手裏是白板暗槓，中風拍出：東風拍出，聽的是四七万對倒。我纔聽張，他媽的老趙和了一付碰和！真倒霉！』

『和下來倒是癩子！』

『狗貧的！打什麼棚』

大才子說了一聲癩子，犯了翻春的短處，他罵了。阿春恨人家說他癩

子、人家說話的時候要是不留神而帶着一個癩字，他就得惡惡的罵。

『他媽的，我又不是有心！』大才子辯了。

『大才子，你看向這邊來的人是那個？』

『那裏？』

『東邊大路上。』

『別鬧，晚上看不清，待他來了再講。』

靜了十分鐘，那走來的人是過去了。

『這不是裁縫阿根嗎？』阿春的聲音。

『唔，是的。這一向阿根的行蹤有些靠不住，晚上時時的不睡在店裏

。他店裏的王老鬼告訴我的。』

『他媽的，他什麼事鬼鬼祟祟的！大才子啊！我們跟他去看一看究竟，好不好？』

『好！要跟就得快走。』

二人束好了褥子向着阿根追去。

翌日，阿根和劉寡婦的事，是傳到了裕成酒店。

四

『金弟妹，我的心肝！』在阿根和金弟交好後的第二個月裏的某一個晚上，阿根從劉家的後門進去，走進金弟的房間，撲住了金弟這樣叫。

『你總是這樣猴急，也不待我把門關上，要是給那老太婆聽見了，得了嗎？』

『管他呢，死了也情願的了！』他說到這裏突然正色的叫一聲『金弟！』

『唔！』神色有些詫異。

『外面風聲有些不對，你知道不？』

『啊！』她正把洋爐子上的桂圓湯倒下來遞給他，『怎樣？誰漏的風聲

？』臉色白了，身子顫抖了。

『他媽的，不知那個賊娘養的漏的風聲？我們總須想一個方法來避免他們的耳目才好。』

『你把這桂圓湯喝下再講。』

『這樁事，我想……不知你依不依？』阿根喝着桂圓湯，望着她，等她的回覆。

『只要能够避免危險，我總可以答應。』

『我想，我們一走了事。』

『走？上那兒？』

『要飛就要飛得高；要走就要走得遠。我想，還是上S埠。』

『……………』

『你不要胆小，要知道顧了名，就顧不了實，我們要圖天長地久，那

就非走不……………」

阿根正說到這裏，聽見後門似乎有人在搗的聲音，『金弟！這是什麼聲音？不要有賊來…………』。正說到這是，房門上『澎』的一聲，震斷了他們的談話聲，接着聽見：『喝！好大胆的姦夫淫婦！你們膽敢破壞C鎮的名譽！』是翁秀才的聲音。跟着房門破了。

這時阿根和金弟，臉色像雪一樣的白，身子像篩子篩糠般的顫抖。靈魂也許早已離開了他們的軀殼。

『把姦夫淫婦的衣服去掉！』翁秀才的鬚子似乎朝上翹起了說。

『噢！哈哈哈哈哈！』一羣年青人和阿春，大才子等的捧笑聲。

他們動手了，阿根和金弟當然是竭力的反抗，但是有什麼用！阿根在一般年青人的拳足交加之下，衣服是脫光了，金弟被許多人揪在地下，在一陣嘻笑聲中，衣服也被脫光了。

『一面一個，給我綁在牀的兩邊！』翁秀才指揮着說。

『老雌烏龜！過來！』地保向着金弟的阿婆高聲的喊。

她——金弟的阿婆——手裏執着佛珠走了過來，嘴裏還在唸着阿彌陀佛。

『你管家不嚴，以致她做出這種破壞我們C鎮名譽的不要臉的事來，

你怎麼講？』地保提高了喉嚨問。

『我……實在不知道……』

『你這老雌烏龜！還說不知道，大概你和阿根也有一手！』

『啊呀！阿彌陀佛！我這們大的年紀了！』

『不許多說，現在我們須得把這樁事了結。你在這張紙上打一個手印。』說着把身邊帶來的一張契紙給她。

『怎麼……怎麼說法啊？』

『把你的媳婦要趕出C鎮！』

『……………』

『怎麼？你不捨得，是不是？你可知道C鎮的風化很要緊嗎？你是不肯的話，哼！連你都要趕出我們C鎮！打不打手印？』地保威嚇她說。

『唔！打打打！』

在翁秀才和地保等的威嚇下，她是勉強的打了一個手印。

『來把阿根的眼珠給挖下來！』

『噢！哈哈哈哈！』

『翁先生！請你饒饒我罷！下次我再也不敢了！翁先生啊！諸位兄台啊！請你們饒我的初次罷！』阿根終於哀求了；但有什麼用？在阿根的呼痛聲中反抗掙扎中，眼珠終於脫離了他的眼眶！

※ ※ ※ ※ ※

以後，C鎮街上多了一個瞎子叫化了。別的，還是一仍其舊。
一九，三，六。寫畢。



火
綫
上

親愛的知君：——

革命的義旗從革命策源地的廣東省豎起，北伐的呼聲，與軍號的吹奏聲一齊送進了一般人的耳中。

我因了覺得中國的國基實在太危險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閥政客的剝削，在在都使中國的國基一天天的動搖！於是，我也就拋棄了親愛的父母；和弱小的弟姪而効古人的投筆從戎。

朋友！那時我抱着滿腔的熱血，偉大的志向；不可折磨的毅力，勇往直前的精神，向一切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政客們進攻。但是現在，我覺

得我的精神是白耗費了；我的熱血是白洒掉了！你該看見罷！民衆的呻吟聲，還是到處的聽見；帝國主義的走狗還是到處可以看見；也許，較之我們未曾從事革命工作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朋友！言之實在是令人心痛！

被我們所槍殺的一般北洋兵士，我現在覺得我實在不應該把他們殺死！他們本身既並不會犯罪；被槍殺的代價又是成個月的被欠着！想起他們的中彈而發的呻吟聲；與被我們踐踏時的呼痛聲，朋友！我至今還覺得那時的景象，我們是太殘忍了！但是，現在再去懺悔也是不及了！現在，月色非常的明亮，弟兄們已經熟睡着的時候，待我將已往的情形告訴你聽。

那大概是我加入了營伍的第三天，黃昏的時分，接到上面的命令說，明晨要向前線出動了。當晚，營中起了一陣騷動，弟兄們都忙忙碌碌的將

行李收拾齊備而預備着我們的槍械。我們的第十二連是右翼的預備隊，從韶關一直到汀泗橋，我們不曾發出一粒子彈；但從汀泗橋過去，我們是由預備隊而改爲衝鋒隊了。

夕陽將要落下去的時候，我們離開汀泗橋大概祇有五六里路了。隆隆的炮聲和格達格達的步槍聲，已經隱隱約約的在耳了。我們赶到離開汀泗橋只有一里路的某鎮上，已經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了。炮聲與槍聲；火光與白煙，一一的現在我們眼前和震動我們的耳鼓！從前線抬回來的傷兵，絡繹的不絕。受傷的弟兄們的呻吟聲和沿路看見的縱橫遍野的屍首，使我們一個個都感到戰爭的可怕；與夫和平的可愛。但是我們想到我們是爲主義而奮鬥的，我們是爲中國爭自由平等而戰爭的！雖然，覺得弟兄們的受傷是非常可憐；弟兄們的死去是非常可悲；但是爲了主義而受傷；爲了爭中國的自由而死，這又是算得什麼呢？

在鎮上著名的蓮花庵裏我們是得到暫時的休息了。連長命令今晚武裝休息，在槍炮聲隆隆的震動下，弟兄們一個個都熟睡了。

天將要明亮的時候，我們弟兄中一部分人是醒了，槍炮的聲音已經很微薄了。據報告說，我軍已經把汀泗橋奪下來了。於是一陣歡呼的聲音驚醒了全庵的弟兄。

東方纔祇現出魚白色，我們已經負了槍械向威寧出動了。汀泗橋的兩邊睡着焦頭爛額的北兵和我們的同志！猙獰的面目；鮮紅的赤血，觸鼻的臭味；與雜亂的遺物，那一樣不使我們驚心，胆怕！同時更想到我們自身未來的命運！

X團長傳來這樣的一道命令說：『右翼前鋒第四八兩連，連日苦戰，頗形憊乏，第十二連應即會同第六連，接替右翼戰事，不得有誤，此令！』我們接得了這道命令黃昏時候在軍號的『前進號』中我們已經到達了離開

威寧約摸六七百米突的地方了。

『輕聲向前進！』是值星排長的聲音。

於是大家屏息了聲音，緩緩的向前進行。

『口令！』

在前面約摸一百米突的一棵大樹下，突然發出北兵的聲音。但我們却還是挺着槍向前走著。

『口令！』終於又聽見第二聲音了，但這聲音裏面却滿含着顫抖的成分。

『伏下，開槍！』連長的聲音。

於是『格達』一響，前面的兩個步哨是臥倒了。慘呼的聲音，雖然震動了我們的耳鼓；但是我們却仍舊低着頭屏着聲音向前進行着。

『達』！一聲大炮的聲音向我們射來，接着是『撒拉拉』的飛沙走石聲與

步槍子彈的聲音。

『阿晴，痛死我了！』

『誰的聲音？』弟兄們中的一個問了。

『像趙大武罷！』

『不要開口！伏下，開槍！』連長。

子彈像蜻蜓般的在頭上飛過去，隆隆的炮聲震得耳鼓幾乎發聾。這時我們的腦海中所感覺到的惟『死』而已！自己不知道自己現在還是走着呢，還是已經死了。同伴的中槍的慘呼聲，雖然很慘痛，但是誰管他呢？

『高鐘！快吹起『衝鋒號』，乘現在他們炮彈稀的時候』。連長的顫抖的聲音。

『衝啊！殺啊！快向前殺啊！』弟兄們得到軍號的鼓勵而向前猛進了。但是無情的炮彈，又向着我們進攻了。『蓬蓬』的聲音與我們的喊殺的

聲音相應和着，終於我們又伏下了。

『向右面移動些，右面的兵力太單薄！』連長的聲音。

我們漸漸的向右移動，不久，果然有一排黑影從右邊來犯了。於是連長發急的喊了：『機關槍向右方掃射，敵人從右方來了』。一陣撒拉拉的聲音起了，正在向前進行的一排黑影搖動了，不久，就完全被殲了。

敵人的炮聲漸漸的向右方移動，大概是因為我們的第六連正在猛烈的前進罷？於是連長又喊了：『乘敵人的炮彈稀的時候前進啊！我們的炮隊也已經加入戰團了，高鐘！快吹「衝鋒號」。』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大炮的掩護下，很快的向前衝了，但是敵人的步槍的子彈仍舊很緊密的向我們射放，所以我們也祇能低着頭在地上像狗一樣爬着的朝前猛進。

『啊啲！』

『啊呀，痛死我了！』

同伴的中彈的呼痛聲，相繼而起。但是有誰去顧到他們呢？自己顧自己也來不及；並且自己是否要與他們一同的死，還全要看自己的命運！管別人還來得及嗎？

吾們雖然是不顧命的朝前猛進着，但是北兵也並不朝後退，並且子彈是愈來愈勇，愈來愈多，終於肉搏的一幕是開始了。

『他媽的，殺啊！』北兵的聲音，很大。

『丟那媽，朝前殺啊！不殺沒有生路啊！』我們的聲音。

在『他媽的』與『丟那媽』的罵聲下，我們的刺刀和他們的刺刀相接觸了。『刺』與『嗒』的聲音不絕的發出來，中刀的呼痛聲，和倒地後的呻吟聲相繼的挨進各人的耳鼓。相持了不過三四分鐘，北兵向後面逃了，我們的機關槍也響了。向前正在猛跑的北兵們，一個個的倒地，望過去不像一粒粒

的黑星而已！

那一夜很辛苦的奪下了咸寧，翌晨拂曉的時候，我們又朝賀勝橋出發了。我們的一連裡，咸寧一役，一共少掉了十八個弟兄，我呢，也總算仍舊照常的儉活着。

沿途所看見的還是遍野的屍首，發了黑色的血！那時正是夏令，我們沿途步行着覺得很疲倦，屍首身上發出來的臭氣，更使人難受。

在軍號的雄壯的號聲下，我們又到達了賀勝橋。晚上營中又起一陣騷動，據說，這次『吳大帥』將親自上陣督戰！連長命令說，翌晨衝鋒須得格外勇猛，無論如何不可以向後退，爲了主義，我們更應當拚死。

連日因了赶路，少休息而這晚覺得很疲乏了。連長命令今晚武裝休息，弟兄們的鼾聲在夜了不多一刻，已經在空氣中傳送了。

在大概三四點鐘的時候，月亮還高高的掛在天空，田中的蛙還在閤閤

的叫着的時候，突然的『蓬』的一聲，把弟兄們的好夢驚醒了。

『快起來抵禦，預備，敵人來衝了！』值星排長狼急促地說着。

『殺啊！敵人現在沒有動靜，大概沒有預備？』從風聲中傳來北兵長官的令聲。

『格蓬！澎澎澎！』我們的槍聲響了。

敵人們因了我們的槍彈已經放過去，一個個伏在地上了。於是子彈又像撒米般的在頭上飛了。

『啊啲！痛——』

『又是誰？』我問。

『不知道！』

『快救救我啊！』聲音由尖銳而降到呻吟，不久，也就銷沉在『蓬蓬』的炮聲中了。

『向前衝！不准退後！』連長的聲音顯然的帶着怒氣。

『衝啊！殺啊！』

『的的達達的的達達的——』軍號又響了。

擎了旗幟的王大和第三排排長倒地了，但是弟兄們還是勇敢地前進。

慘勵的呼痛聲和兇悍的槍炮聲並不能阻止我們的前進。

『向左轉，衝！』從風聲中傳來第六連的傳令聲。

北兵紛紛的向後面退了，一個個的望地上倒臥，尖勵的呼痛聲，我們隱約地也能够聽見。據說，他們受了夾擊而慘敗了。

『追！乘勝攻打賀勝橋！』連長秉承了團長的意旨而命令。

於是我們和第六連的弟兄們聯合了向前進展了。

鮮紅的旭日，從東方緩緩的推起，大地也由黑暗而到處見到光明。地上的死屍遍地皆是，鮮紅的赤血還在延流。看到自己的弟兄們可慘的死狀

與猙獰的面目，心中當然也引起無窮的感傷。

『唉！弟兄們的死，是爲了什麼？』這是我們大部分的弟兄們的嘆惜聲。

。

『向左轉開步走。』值星排長的喉嚨有些嘶啞。

轟轟的大聲，又狂嘯般的響起來了。陣陣的濃煙又漫延開來。雖然炮彈和槍彈是呼呼的向着我們飛來，但我們還是很勇敢地朝前猛進。沿路弟兄們雖然一個個的減少，但是僥倖而不會死的，還是朝前猛進着。

在將近黃昏的時候，敵人的子彈來得希了，炮彈的落下的方向也似乎變了，喊殺的聲音和衝鋒的軍號聲是又從我們的第十二連中發出來了。

從陣陣的濃煙中，看見我們的軍旗已經在橋的那邊飛揚了，據說，中路軍已經攻下了賀勝橋，走過了橋樑，一堆堆的死屍是又陳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好了！汀泗賀勝二橋既下，敵已無險可守，直搗武漢，指顧之間了。』弟兄們心裡都在作如是想。

但是，事實却又不然，從賀勝橋以上！將不用我們進攻了，據說，將由一軍二師和十軍四師進追。而我們却奉調向江西進發。

『丟那媽，聽說，孫傳芳的兵是很兇的。盧香亭的和謝鴻勳的手下都是久戰沙場的。弟兄們，這一下恐要費些力了！』弟兄中的楊阿生說了。

『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同志們，殺啊！管他呢！』是周武的聲音。

『管他是吳佩孚的兵或是孫傳芳的兵，打到那裡是那裡！老實講，打仗總是一個死，咸寧一仗我們不死，賀勝橋一仗我們又不死，我們總算又是一世人了。弟兄們，我們要是怕死還來吃什麼糧！』是我們一連當中最勇敢殺敵最多的王大興。

『丟那媽，這兩次的衝鋒，王大興着實有功，總是走在前面，實在，王大興啊，你怎麼不怕死到這樣地步！』

『實在，誰個知道呢？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只有衝還有生路，要不然只有死了！衝的時候，我也沒有什麼知覺！丟那媽，我也只知道朝前瞎衝罷了！』

『賀勝橋一仗，我們死掉了多少弟兄，傷多少？』

『大概不少罷？十幾個總逃不掉！』

『管他呢！王大興吃些高粱要不要？』

『好！你吃。』

『丟那媽，吃力得不得了，腰酸背痛！睡罷！』

在一家磨坊的裡面，我們借他做了暫時的營帳，弟兄們躺在地上在談着天。有幾個弟兄不知在那裡弄來了些高粱，在大飲大酌。在東方月出的

時候，弟兄們一個個又熟睡了。

一樣是美麗夏夜，悶悶的蛙聲沖破了死寂的靜夜。嗡嗡的蚊蟲却對着我們進攻，使我們晚上不能充分的安睡。

翌晨，我們又向江西進發了。

沿路經過了許多不知名的小鎮，後來到通山城，休息一夜，翌晨即向修水進發，當時我們知道謝鴻勳的兵駐紮在修水，我們很關心提膽的前進，在那一天的晚上，我們奉到進攻鷄鳴山陣地的命令。

屏息着聲息向前進，靜，靜，靜，死一般的靜。疾進，終於衝突了。隆隆的大炮聲澎澎的步槍聲，又响了。我們現在對於槍炮聲，認為無奇了。任他槍彈像米一般的向我們身上撒來；但我們却都早預備死了。管他呢！

『前進，頭一個爆仗不可不响！』連長。

『衝啊！殺啊！殺殺殺！』

『的的達達的的的達達達』，衝鋒號的號聲和弟兄們的喊殺聲，相繼並作。

敵人們的槍彈更加稠密了，大炮也儘向着我們射來，弟兄們的中彈的喊痛聲也一陣陣的發出來。

『暫緩前進，敵人的槍彈太密！』

於是大家伏下，大約四五分鐘。

『前進，快！』連長乘敵人槍彈稀的時候又發令了

終於我們佔領了鷄鳴山的山頭。

雖然我們是佔領了鷄鳴山的陣地，但是敵人們的子彈却向着山頭射來，並且，槍彈也在由遠而近，顯然的，敵人在向前了。

『預備，向前放，敵人在前進。』連長的嘶啞的聲音。

於是，『格達格達』的子彈像雨點般的向敵人放去。敵人後退了。

像這樣的敵人的進襲由一次而兩次而三次，終於第四次襲擊是來了，也就是鷄鳴山前最劇烈的一場戰爭。

月亮已經西沉，但是天還沒有亮，迷朦的大霧，籠罩住了整個的山頭。在自己身旁的幾個弟兄還能夠看見外，稍遠一些就完全看不見了。

步槍的聲音和喊殺的聲音，從山的四週發出來，不知有多少的北兵衝來。弟兄們的疲乏的身子又被這喊聲興奮起，一顆顆子彈也從我們的槍口中像撒米一般的送出去。

『留心右邊，防敵人衝來！』連長又發出顫抖的聲音

『你水壺裡有沒有水了？』

『那個身上還有水？我也口渴死了！』

『肚子又餓，口又渴；腰又酸；背又痛！丟那媽！這一仗到什麼時候

，方始可以停止呢？」

『不要響啊！』連長的聲音。

『我看衝罷！光死守在這裡有什麼生路呢？愈守下去恐怕愈危險』。像王大興的聲音。

『衝罷！』許多弟兄們的共鳴聲。

『殺啊！前進啊！』

『來啊！沒用的東西！』連長向沒有勇氣而留伏在後面的弟兄說。

王大興挺直了身子，朝前飛奔着，手中的槍依舊不斷地響着，我們也跟在後面跑着向前進。雖然身子都已經疲乏得不堪，但是爲了求出路；求新生，酸麻而沉重的腳，不得不很快的向前走。

漫山遍野的大霧中，所看見的不過是火光和子彈；所聽見的不過是槍炮聲和呼痛聲；腳下所踏的是七高八低的山石和輾棉棉的屍首。這時，誰

都咒詛戰爭！痛恨戰爭！

『啊呀！南兵又來了！』是北兵的聲音。

強烈的衝鋒號吹着；無情的榴彈向前飛着，北兵終於向後退了。我們在大霧退去的時候，都已經到了山腳邊了。修水河邊上的青草，被微風吹動得向左右擺動，鮮紅的赤血，洒遍了山腳邊，一具具猙獰可怕的屍首，有的仰天躺着；有的缺手斷足！我們都想到未來的一幕，自身也許要為此罷？

『立正！』『向前看』『報數』連長用嘶啞的喉嚨喊着號令。

這次，我們又少掉了十六個弟兄。

『向左轉開步——走！』

我們下山了，前進了。

一座古色斑斕的城池，現在眼前。城門的上面掛着一塊長約一丈的白

布，上面寫着『歡迎勞苦功高的國民革命軍』。旁邊貼了些紅紅綠綠的標語。在路旁立着的許多男女小孩的歡呼聲中，我們都走進了城門。

路上我們恰遇到從鳳凰山來的同志，從他們的蒼白的臉色上，可以看出他們晚上也曾與我們一樣的拚過命，努過力。

在那裡，晚上得到了一個充分的休息。翌日，我們又都開拔到三都。

在三都總算不會發生戰事，過了一天我們又從三都到濃溪，更從濃溪到米山，在米山附近，戰爭終於又發生了。

那是在白天，隆隆的炮聲，在空中狂嘯；格達格達的步槍聲，撒拉拉的機關槍聲，充滿了耳鼓，不知在什麼地方，我的左臂竟中了一彈！雖然子彈並不會在手臂裡停留，從前面進去隨時就從後面出來，但熱辣辣的酸痛，竟失去了我的知覺，待等我的知覺恢復時，我已經睡在戰地醫院裡了！

身上的衣服，已竟許多許多時候未曾洗換，在夏天差不多每天要出上幾次汗，那衣服怎麼不要發臭呢；但是也沒有辦法啊！在醫院裡總算能夠換了一身，自己覺得舒適得多了！

在我的身旁睡着一個降順過來的北兵，他也是在我們一隊裡與我同時受傷的。他中彈的地方是腿部，在冷靜得要命的醫院裡只聽見呼痛聲和呻吟聲，要是沒有他在和我談話啊！朋友！我簡直要悶死呢！

他說北兵怎樣的蹂躪民間，殺人放火，真不算什麼事！他又講一段他的同伴在X村強姦一個小女孩子而被他槍殺的事：

『他媽的！他們這班東西簡直不是人！我同他們在一起，真是不得已呢！有一天，我們奉命駐紮在X村上，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我們弟兄中有一個叫鄒百生的，他約我一全請假到外面去買些東西。我也正懶坐在營裡氣悶，就答應他一同出去走一下。嘿！他這婊子養的東西竟不轉好念

頭，想到村外去找野食吃。我那時不知道他的心，和他一同走出村外，在一座土山腳下，他看見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在划草，他也不徵求我的同意，上前去一把摟住了她親嘴啊！摸奶啊！我就勸他說：

「老鄒！不要胡鬧啊！給營長知道了可不是當玩的啊！」

「他媽的，什麼營長鳥長！他自己不也是一樣的嗎？就口饅頭豈有不吃的道理！」他說着竟動手把那女孩子的下衣給剝下了，雖然那女孩子在哭求狂叫但是他竟不顧我在旁邊把那女孩子撒倒在地……咳！我不該不早些動手把他打死！等到我用槍把他打死時，那女孩子已經被他弄到聲嘶力竭了！可憐啊！那女孩子仰天躺着，殷殷的血在施施的流着。我因畏罪就逃出來投到你們這裡來了！」

『你要打就該早些打死他！不該讓他佔污了那女孩子你纔打他！』

『唔！我實在懊悔也來不及了！』

* * * * *

在醫院裡足足住了一個多月，我軍佔領江西，佔領浙江，江蘇，一直到山東。勝利的消息頻頻的傳來，病軀不覺也因此痊癒了不少。現在，我又被派在X師裡了。

雖然後來又打過了幾仗，但是我總算不曾死！現在還是偷偷活着！

秋夜的蟲聲，引起人們的煩惱；那含着寒意的秋風，吹得寺中的梧桐呼呼的發響。月亮已經西沉了。朋友！我們可以說再會了。明天，聽說又要開拔了，但開拔到什麼地方，到明天纔能够知道。到有了確實的通信處，我再寫信給你罷！祝你：——

快樂！中華民國萬歲！

1929, 8, 30, 關帝廟內的月下。

十九，四，廿七，上海。

上 緩 火

處女的悲哀

她明知郵差送信來的時候還不會到，但她的兩只腳却不自由的走到門房裏去。聽了李媽的答話，又是一個意料中的失望，來的時候走得非常快；但走回去時的兩只腳却是莫名其妙的慢。懶洋洋的踱回自己的房中，支着頭無意識地追求自己的過去。

※ ※ ※ ※ ※

C城省立女中行過暑期畢業禮後，她執着一張畢業證書笑嘻嘻的走回去。這一天她內心蘊藏着無限的喜意，她覺得她的前途似乎埋藏着許多光明燦爛的鑽石待自己去開掘；她更覺得現在一班女子太癡了，她們爲什麼

發狂地要去求異性的安慰？書本裏不是安排着無量數的安慰給我們嗎？真的，她那時覺得只有在書本上方始能夠尋到真正樂趣！在那一年的秋季，她就入了S埠著名的K大學。

她在那裡整整的經過了四個年頭，那裡也曾有許多男性去追逐過她；也曾有許多男性曾在她面前獻過不少回的慇懃；但他們所得到的結果也無非都是失望與悲憤而已！在那裡，她理智上雖不需求什麼異性的安慰；但在生理上也會經逼迫她去交幾個異性的朋友。所以她在畢業的那一年，她已經交了一個比較知己些的異性朋友了，但是進一步的手續，她們始終沒有做到。他雖然也會在無人的時候，向她表露過幾回心跡；但都被她用那有意無意的言詞來拒絕了。

在她放洋到新大陸去的前半個月，他是與另一個女性結了婚，但她並不感到什麼失戀的痛苦，她始終覺得她的光明是在書本上，所以她決意到

新大陸去。

在那稱富於世界的美國的第一繁華的紐約城內，她也像在故國裡一樣的過着孤獨而單調的生活；但在那裡她所看見的是鵲鵲鸛鸛；所聽見的是卿卿我我，在她的生理的要求上，她的確感到生活是太單調與太枯澀了！不久，她是得到一位可以安慰她的朋友了。經過了不怎樣長久的時間，他也表露出他的心跡，他曾這樣的向她要求說：

「N 姊！我的天使！請你把你的心箭向我的心上射罷！我希望我們的兩心合而爲一，請你把你的甘露，來澆潤我的心田，你看我的心田裡的嫩草是行將枯黃了啊！請你答應我做你的保護者罷！」

但她祇淡淡的這樣回答他說：

「我很知道人生是應當有這麼一回戲的；我也知道人生是應當求兩性的融合的；但我覺得我的學業還不曾成就，我當然也不能答應你的請求！」

這一點要請你原諒的；但我們像這樣的保持好我們固有的精神的愛，豈不很好嗎？」

他既得了個失望，他只得到另外別的途徑上去找他另外別的配偶！

她又這樣的過了兩年的單調生活，她的學業是成功了；她的著作是差不得風行全球。這時在中國誰不知道她是一個前無古人的中國女博士；誰不要瞻仰瞻仰這位絕無僅有的中國惟一的女博士。

她回國的消息從新大陸吹回來後，舉國幾乎若狂，尤其是C城和S埠來得最熱鬧。那一天的太陽還不曾起身，天上滿佈着白雲，照情形看，似乎要下春雪。S埠的冬天的朝晨，路上本來是極少行人的；但那一天在W碼頭，却異乎尋常的熱鬧，原因是她回國了。

當XX皇后號將靠岸未靠岸的時候，岸上的白巾在飛揚；擠擠攘攘的人們在歡呼狂號，但她下船之後，反而靜了，竟像死一般的靜！當她上汽

車的時候，有幾所學校的代表在低低的說：『早知道她這們大的年紀，誰高興一清早的趕來歡迎！』

真的，她已經不是像十年前那麼花一般的美麗了，她的二十九個寶貴的年華是已經付在書本上了！現在臉上平添了不少的雀斑；額上也平添了許多縐紋。她現在纔知道：學問是不足耀人的；博士也無非是個空虛的銜頭罷了！有什麼希罕呢？『黃金般可貴的青春是不再來了！』她現在時常這樣的唏噓。

她現在在S埠的一所大學裡担任某一科的教授，經過了許多人的介紹，纔認識了現在的他，他的前一個妻子是已經去世了，現在和她也很談得來，昨天她會寫了一封信給他；所以她這時很心急的老早就到門房裡去看他有沒有回信來。

* * * * *

她現在雖然已經是二十九歲了；但她終究還是個純潔的處女！

一八，七，二九上海。

車夫的故事

那是一個嚴冬的早晨。

太陽從地平線下漸漸的推升起來，血一般的紅光，照偏了大地。一切黑的暗的，統變了光明。這是一天的開始。

太陽光緩緩的從升起來的地方向另一方面移動。在不平制度下的上海的早晨，尤其是冬天的早晨，街上除了一般苦力和一部分爲飯碗問題而奔走的人們後，簡直可以不大看得見人影。

陽光漸漸地移到開北的丁街了，那裏是一切勞工神聖的住舍；而在許多勞工當中，占多數的是靠租拉黃包車而生活的。

陽光不知走進了第幾家的草棚，裏面的主人翁小才子正在夢中，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也都睡興正濃，惟有他的老母是已經醒了。她看見太陽已經走進了她的家，她立刻坐起了身子推了推分隔出前後兩間的蘆柴所搭成的籬笆向她的媳婦喊道：

『大狗子的媽！太陽已經上了屋啦！快些起來燒些水，熱些粥出來，等小才子起來的時候，讓他吃了好早些上街。』這是每天的刻板文章。

當然，大狗子的媽——小才子的妻子——經過了她阿婆的催促，只得立刻離開她所認為惟一安樂窩的被兒，雖然她晚上非到雞叫不入睡鄉；但也沒有辦法不起來。

八點鐘過後，小才子又照例拉了一部租來的黃包車向那人烟稠密的去處而去。他拉着車兒緩緩的向着火車站走去。他想：

——今天不知能不能做滿四塊錢？要是不能的話，明天小六子處的會

錢怎麼付得出！況且月底又來了，他媽的房錢又要付了！什麼又要驗車咧；又要罰錢咧，咳！這種事真不是人做的！大火子現在車子也不拉了，在人家洋行裏做了一個茶房。看他走進走出是多麼的寫意啊！這勞什子的車子，老子正不高興拉啊！

——拉了洋鬼子，哼；那真寫意啦！路近些起碼一角錢，遠些的就是兩角，不像我們那些中國的太太們勤殺吊死的，到了目的地拉進了灣灣曲曲的弄堂，要他們加一個銅板都是牽絲攀藤的，還有那些狗彘的流氓，坐上去末神氣活現的，拉到了目的地都是幾個銅板，要是向他們爭爭，他們眼睛一睜，阿又噲乖乖啊！真像吃得下人一樣的兇！………………

『黃包車，黃包車！』

他正在胡思亂想的當兒，忽然聽見有人在喊黃包車，他連忙抬起頭來向前面看去：一個穿青布袍子的老人立在階沿上拔了喉嚨在喊。

『先生！到那裏啊？』

『大英照會有沒有？』

『有的，先生！你要到什麼地方？』

『南市L街，幾個錢？』

『規規矩矩的，不要虛頭，兩角半錢！』

『熱昏！不要，不要！黃包車！』他又喊了。

『先生！你說幾個錢？大清早起的。』他柔聲下氣的說。

『不要！要去末三百文，不去就拉倒！』

『先生！加些罷！規規矩矩算兩角錢罷！』

『一個錢也不加，要去末就去！黃包車！』

他想：這是利市生意，不能讓他觸霉頭！今天寧可多跑些路，否則四塊錢恐沒有希望？明天的會錢又要付不出！當也沒得東西好當了！還是拚

着兩條腿罷！

『來，來，來！我去！我去！』

同時那邊也已經有幾部車子在趕過來了。

老頭搬出了行李和雜物，高蹣車上。小才子呢，照平常一樣的使出故技向着南市飛奔。他跑得非常快，他滿以為快些拉到目的地，也許可以加一兩個銅板。但不幸，事實是又使他失望了：他將主顧拉到L街的時候，他曾這樣的向那老頭說：

『先生加兩個銅板罷！』

這個表示並不會得到那老頭的同情，反而被他訓斥了一頓：

『你們這班無恥的東西！真是下流坯！老實說，從P路到這裏，三百文是已經多了，我常常的來與去，總只有二百八十文和二百九十文！你們這許多東西，怎麼這樣的不識好歹！』他神氣活現的說。

他只有拉了空車低着頭走的分兒。

地球還是照常的旋轉着，漸漸的又到午飯時分了。各人家屋頂上的煙筒裏，都冒着炊煙一陣陣的飯香和菜味向着屋外面的行人的鼻官裏送進去。小才子當然也是嗅到這種氣味的一個人。

他自從拉了那老頭子之後，一共又做了兩樁生意，一次是從Y路拉到N街；一次是從C弄拉到南車站，連第一次所得的也在內，只不過做了四角大洋，而自鳴鐘上的長針和短針却都已走過了十二點的地位。

他嗅着路旁人家發出來的飯香和菜香，引起了他的飢餓，他覺得腹中在轉轉的響了；嘴裏起了淡味。但是他想，從早晨到午間纔祇收入了四角大洋，怎麼再好上飯店？但是回去吃罷！路又是那樣的遠；這兩種念頭在他腦海裏爭執了許多時候，結果，上飯店的主張終於占了勝利。於是他揀一家最小的飯店走了進去。

『兩碗飯和一盆豈芽菜。』

當堂倌來問他吃什麼的時候，他想，豈芽菜比較的來得便宜而且可口一些，於是他這樣的向堂倌說了。他吃完飯已經一點鐘了他又拉了那車子向平坦的大路上跑了。他覺得雖然已經吃了四碗飯；但是肚裏並不覺怎樣的飽，而所費倒又是三百四十文，他覺得上海確可以說是米珠薪桂了。

飯後的生意，比較的好些，到四點多鐘的時候，一共也已經拉到了兩塊多錢了；但不幸，又遇到了一樁意外的事兒：

他拉了一個穿了西裝的少年向A路去的時候，他跑得非常的快，高蹠車上的少年，正在看一張小報，時而笑時而縐眉。正走到H路的時候，不幸的事兒就發生了。

四點多鐘的時候，是許多抱着經濟侵畧的野心的帝國主義者落寫字間的時候。當他拉了車子很快的跑到H路的時候。恰巧橫裏有兩部汽車載了

兩個碧眼高鼻的洋鬼子開來。幾個亡國奴不如的中國巡捕舉起了他的棍子，表示橫裏是有車來了。這時小才子的車兒齊巧拉到；因爲一時收不往腳，前面的兩根車梗已經超出了巡捕的崗位。當然，你怎麼可以觸動他們巡捕的怒！他待兩部怪物過去之後，立刻把小才子的車子拉到H路上，把他的法租界的照會挖下不可一世的走到自己的崗位上去。同時車上的主顧給了他幾個銅子走了。

『巡捕先生！你饒我初次罷！』他上前去哀求。

『走！』巡捕睜大了眼睛用很高的喉嚨對他呼喝，『你們這班豬癡！』

『先生！你饒我初次罷！我下次決不冒犯了。先生！』

他雖然苦苦的哀求，但是有什麼効驗呢？

『先生！你做做好事罷！我今天委直罰不起！你我同是中國人，饒饒

我罷！』

『呸！中國人，中國人都像你這種東西，中國還弄得好嗎？快走！否則我要不客氣了。』他舉了舉他的棍子。

這樁事相持不下的一刻鐘，小才子的哀求既沒有結果，那末當然祇有走第二條路——罰款。他想：我這時要是有手槍的話，一定要先結果你的性命！可惡的一班狐假虎威的東西！但是這也不過是空想而已！有什麼効驗呢？他兩只手抖抖的從袋裏摸出了四角小洋走到巡捕的崗位上去向他說道：

『先生！就這樣罷！』

那巡捕看見了錢，心房裏像春天的花一般的開放了，但是他仍舊要裝起了假威嚴的臉面向着小才子喝着說：『下次不可以的！曉得不曉得？』

四角小洋走進了巡捕的荷包，那一塊照會又高高的釘在車背上了。小才子這時覺得金錢的確是可貴的，萬能的。法律無非是束縛沒錢的人罷了

！有錢的人誰去坐西牢的？牢獄裏的犯人幾曾有資產階級在內啊！啊！拜金主義不得不信仰！

直到晚上十二點鐘，他纔拉了車子到車行裏去交班，並且付了下午的租錢。十二角小洋是又不翼而飛去了！他再摸摸自己的身邊，只騰着十角小洋和四千元左右的銅子了。

他回去時在路上又在想了，四千元和小洋十角大概可以換到大洋兩元多一些的樣子，付小六子的會還得想法四角大洋，明天的伙倉（註）還要開！怎麼辦呢？當又沒有什麼好當了，昨天房東已來收過房錢，又是沒有付，小三子處借的五塊錢，明天也一定要來索討的，這真叫我沒有辦法了！咳！這種日子真不是人過的！

他這樣想時，已經走到了家門口了。他走進了家門，他妻子頭一聲就這樣的問他說：

『大狗子的爹！回來了嗎？今天拉到了多少錢？明天小六子的會付得出不？小三子的五塊錢明天也得先還他一兩塊錢，就是不還他本錢，至少利錢也得先拔給他。』

他的生活實在苦悶極了，在外面吃了一天的西北風，到家裏至少也應該得到些妻子的安慰，現在走進門第一聲就是借債還債，這當然使他更加覺得生趣索然！

『今天一共拉到三塊多錢，罰倒罰去了四角錢！吃中飯和吃晚飯也吃掉了六百個，交班付去了十二角錢，你想還有多少錢好多；現在還有兩塊兩角錢在這裏，明天付會還得想四角錢的法子。咳！這幾天不知倒的什麼霉！他媽的！』

『四角錢？那裏去想法子？桶裏米一顆也沒得！今天的晚飯還是向媽媽拿了一百八十文去買了麵來當的晚飯。明天早晨起來吃什麼？大人可以

袴帶收收緊的，小孩子沒有吃不要鬧嗎？」

「這也是沒得法子想的事！我變又變不出！還是到六六子家裡去想法子看。」說着立起身來向門外走去。

他這時滿腹心事走向右面去，房租，會錢，伙食費……一切的一切，在他的腦海裡只管徘徊，焦急，他不知怎樣纔可以解決這許多複雜的生活問題？

走進了六六子家的門，臉上像火一般的燒着；心房裡跳躍的非常利害，再也按捺不住這種異常的形態。的確，他對於這種事實是在覺得很難為情。

「六子兄！生意好啊？」他走進六六子家的門就遇見了六六子，他腆腆的說了這一句。

「才子哥！不要說起生意，這幾天連伙倉都開不出！你生意好啊？怎

麼這時候還不睡？」他一若預知小才子的來意般的回答。

『客氣啦！你還要怕伙倉開不出，那我們又怎麼辦呢？今天拉到了多少錢？』

『今天不怎樣好，不過拉了兩塊多錢，他媽的交班到交了十二角錢。前天向對過鴨子的媽借的一塊錢，今天總算還掉了！不過明天的伙倉又尷尬了！咳！上海飯真難吃啦！』

——糟了，糟了！看形勢今天又是白走了！他也與我一樣的開不出伙倉。他與我一個半斤；一個八兩！還是不要開口罷！回去只好另想別法了！

他想到這裡，立起身來對六六子說：

『那末，六子哥！明天會罷！』

『怎麼？去了嗎？坐一刻再去不好嗎？』

事情總是不能如願，預期可以成功的事又是一個失望！他想，他要是沒有七十多歲的老媽和處於同等地位的妻子以及三個小孩，他將要立刻去自殺；但現在却不能辦到！因為他死了不打緊，她們也都不見得看他死了而能再生存！

回家後還是由他的妻子向對過鹽子四嫂借了六角錢，纔算解決了會錢和翌日的早餐問題。但房錢和小六子的五塊錢還是沒有着落；兩點鐘過後，他們一個個都入了夢境。

一個嚴冬的寒夜又過去了。

早晨又降臨了，但是天氣却不同了，太陽被白雲遮得一點也不見，呼呼的西北風刮得非常的利害，在風中，又夾着細雨和雪珠，淅淅瀝瀝的聲音，消逝在呼呼的西北風中。

小才子異乎平時的很早就醒了，他覺得混身像火一般的熱；嘴裡像

含着滿口漿糊般的膩：頭裡覺得很暈重。他這時把腳踢踢睡在他身旁的妻子，喊道：

『大狗子的媽！大狗子的媽！起來弄些茶我吃，我覺得身子很不適意！聽見不？』

『怎麼？小才子！你不適意嗎？』他的媽在隔壁已經聽見了，『我起來罷？你別心急！你現在覺得怎樣？』

『媽！我不怎樣？你別起來，待大狗子的媽起來好了。』

『不要，讓我起來，你該是着了冷了？你身上熱不熱？』問着同時在穿着衣裳。

『身上稍爲有些熱、不過口渴得很！大狗子的媽！大狗子的媽！』

他的妻這幾天來委直太疲倦了，所以他雖然用力的喊她，但是她還不醒，現在經過他母子倆的喊，她也朦朧的醒了。

『大狗子的老子！怎麼你身上滾熱的？』

『我纔不是喊你的嗎？我發着熱呢！』

『啊！該是着了冷了？』說着坐起了她的身子。

病痛當然是每個人所難免的。但往往病痛却祇管向窮人身上尋咎！小才子本來事實上就不能有一刻時間的休息，但是病痛遍遍的向他作祟！

他的媽和他的妻子起身之後，冷得栗栗的抖；但他却熱得不得了。兩只手放在一條破棉絮的外面還覺得熱。雖然外面在刮着很大的風和下雪和雨。

八點鐘過後，他發出無力的呻吟聲，他的媽和他的妻子心裡非常的焦急，但焦急却並不會焦急出什麼比較妥善些的辦法來！

『他這樣哼法，我看得請一個郎中來替他望望。』他的妻子繃着眉頭對阿婆說。

『請郎中我也想請，錢沒有怎麼辦？』

他的媽很知道現在的上海社會裡，沒有錢是生不得病的。終於幾十年不曾流過的老淚也流出來了。

『不，那邊不是有一所不要錢的醫院嗎？聽說非但看病不要錢，並且還可以送藥。不過，要一角錢掛號！』

『唔！』答應着仰起了頭望着天，『雪倒停了，風大的緊呢！』

『不要緊罷！我想慢慢的走得去，把衣服多披一件，你看怎樣？』

『好！你扶着他去罷！』

她們代他把衣服穿好，外面再披了一件破棉袍子由他的妻扶着走到離開家不多遠的一所平民醫院去。掛了號之後，足足的等了有兩個鐘頭，纔輪到他。

『把嘴張口！』一位年紀很青的醫生，神氣活現的對他說，同時把一根

溫度表向他那張開着的嘴裏插進去。

『把衣服脫下！』更威嚴了。

小才子由他的妻子代把鈕扣解開，那位醫生草草的用聽筒在他胸口聽了一下，就在一張小小的白紙寫了幾行西文字，交給了他們說：『去領藥去！』

『先生！該不要緊罷？』他的妻問。

『不要煩！人家很忙的！』說着掉頭不顧的去看別個病人去了。

『咳！好好的生起斷命病來了！來受他們的瘟氣！他媽的！』他的妻自言自語的扶着她的丈夫向配藥處走去。

他們領了藥後，仍舊慢慢的走回去。陣陣的西北風，只管沒頭沒臉的向他們身上吹着，在抖抖縮縮的扶持中，他們又走到家門口了。

他的媽站在門口已經等候了許多時候了，現在看見他們在慢慢的走來

，連忙喊在裏面正在踢毽子的孫子大狗子說：『大狗子啊！你的媽和你的爹來了，快去接啊！』大狗子聽了很快的奔着去了。

看了病回來，都以爲是求了仙方回來了，歡歡喜喜的把藥水用開水沖了給他吃，大家都以爲喝了這藥水一定可以藥到病除；但事情却不曾吻合她們的希望。

時光還是照舊的很快的過去，小才子的病雖然經過所謂洋派醫生的兩次診治，但是病兒仍未見起色，不過，小六子處又借給他們五塊錢。

他病後的第二天晚上，月兒星兒一點也不看見，呼呼的西北風照舊的刮着，此外什麼聲音也沒有。

一點鐘過後，一陣嘈雜的聲音從他們房子的左邊傳過來，在萬籟俱寂的時候，這種聲音，聽去非常的清晰。不過，因爲太嘈雜，所以聽不出是爲了什麼事。

『具具……』一陣巡捕叫的聲音起來了。跟着是『火！火！火！』的羣衆呼喊聲從四面應響起來。

小才子因爲白天多睡了的緣故，這時在牀上翻來覆去的不能和睡魔接近。他起先聽見嘈雜的聲音，以爲是有人因賭錢而打架；但後來聽見巡捕叫的聲音和驚呼『火！火！』的聲音，他知道左近的那一家失了火；並且聽來覺得就在自己家門口呼喊的樣子，於是他立刻用力的推睡在他身旁的妻子喊道：

『大狗子的媽啊！快些起來！火燒！火燒！』他用力地喊。

他的妻子和他的媽因爲睡得遲和白晝疲乏的緣故，直等到他喊到身嘶力竭，同時外面的嘈雜的聲音更加響了，她們因此纔驚醒，她們一個個很匆忙的披了衣裳，走到面外去看什麼地方在火燒。

『啊！天啊！六六子家裏走了水了！』

他的妻和他的媽統驚着喊了，同時立刻走了進去，催他把衣服穿好；一面又把三個孩子穿了衣服抱出去。急匆匆的走出了門，她們把他和三個孩子安置在過去幾十步路的人家階沿上；一面忙着回去搶東西。

西北風呼呼的吹，火很快的向南邊漫延。轉瞬間小才子的家也被燒了。救火員雖然竭力的施救；但那裏能够把火焰減少一些！

翌日的各大報上，都有這樣一段紀載：

「聞北T街大火」

「昨晨一時三十五分，聞北T街第十九家揚州人六六子家失火，時西北風甚大，頓時左右鄰家均被波及。P路救火會聞警，立即驅車到場施救；但天旱水涸；火勢甚熾，施救者不能近，火焰直向南指，沿路燒至福慶坊止，復向北折入和合坊，至五時餘，始熄。共歷四小時之久，北自趙王氏家起直至福慶坊，由福慶坊事延至和合坊。是役也，火線長達半里有奇

，共焚去草棚五百餘間，平房六十餘幢。被焚者均爲苦力，素無積蓄，一旦罹此不幸，均無家可歸。老小數百口，均坐起痛哭，其狀慘不忍睹！聞火首六六子已被拘所詢究云。

.....

18, 10, 70. 上海。

(註) 伙倉就是開銷的意思



美娥的嫁期一天天的近了，她的爸爸王秀才也隨着一天天的忙個不休。不錯，王秀才只有一個女兒，這次爲了女兒出嫁，當然不肯十分草率。請木匠打嫁粧；請裁縫做衣裳，請……一切的一切，總是爲了自己的面子和妻子的囑咐而忙着。

不過，他們是有很大的—樁心事，是爲了他的未來東床的身子很弱；並且，據說最近又病了。

不久的最近，媒人梅先生過來說，選了吉日來請小姐過門，靠天小官人能够因此而早占勿藥，當然是大家的福音；並且男家的老爺太太都希望

小夫妻倆好好的早生貴子，來傳他們這份家私。

事情，王秀才是已經應允了；但他也會憂慮過：要是女婿的身子一天天的病下去，或者因而發生了什麼意外，那不是葬送了女兒的終身的幸福麼？他又想到，自己的媳婦又是這樣的不爭氣，過來了也已經整整的一年了，但是還沒有什麼懷孕的預兆！雖然自己的妻子也會幾次的問過她，有沒有身上不來的事情，但是結果却終歸失望！

男家的主人烏文松，曾經在X縣做過一任縣知事，他家的大門裏面還是豎滿了『肅靜』『洞避』的牌子。他對於兒子的婚事，是非常的重視；因為他祇有一個兒子，並且自己在M城裏是很有聲望的，要是事情辦得草率，豈不貽笑全城！

爲了這層關係，他所以忍痛的把從前在民間括來的造孽錢，來替兒子辦這樁喜事。並且特地派人上C城去把有名的王瞎子請來揀日子。據王瞎

子說，下月的初六日，非但是大吉大利的黃道吉日；並且與兩面的新人都不犯觸什麼。於是定於初六日迎娶的大紅帖子送到王秀才那邊去了。

烏太太乘便請王瞎子替她的兒子福官算了一個命。王瞎子將他的指頭掐了幾掐，嘴裡一陣『甲乙木』『丙丁火』……說，毛病不要緊，今年交的眼運，應得有些小晦氣，吃幾帖仙方就會好的。並且說他將來還有做大官的希望。照前清就配得做一個府台，照民國講至少是一個省長。大概在三十五歲上，必有應驗。烏太太聽王瞎子說她的兒子有做省長的希望，心裡非常的快樂。當烏老爺付王瞎子揀日子的錢的時候，她竭力的慫恿她的丈夫多給他兩塊錢，不錯，王瞎子可說是不虛此行。

烏老爺請王瞎子揀定日子之後，立刻就吩咐僕人去請梅先生來。這頭親事的撮合，當初就虧了梅先生的三寸不爛之舌。因為梅先生向王秀才家去說合這樁親事的時候，王秀才才不答應，為的是烏文松的老子不是讀書

人；而王秀才家却是世代書香，雖然烏文松本人曾經做過縣知事，但他並不希罕這個。

但經不了梅先生幾次三番的說，並且烏家有十幾萬家私，這一點也着實使王秀才動心。後來經過幾次的會商，這樁好事總算成功了；並且聽說烏文松曾經答應梅先生，如果這樁事能够成功，當送他二百塊錢，以作謝媒的錢。

梅先生把日子送到王家去後，他是算大功告成了。祇須靜待吃謝媒酒和拿謝媒錢；但烏福官的病只管不好，也着實使他擔心；同時王瞎子的話也時時的在他腦中隱現。

離開婚期一天的近了，而福官的病却一天天的沉重！這當然是使得雙方的家長都非常的着急！但烏太太的腦海裡却只有王瞎子的話在迴旋。雖然城中有名的醫生也曾請過來診治過；但烏太太都不加信任！她也會到

東嶽大帝的廟裡去求過仙方，仙方上所載的藥是：紅棗兩枚，香灰一撮，和以天落水服下，立能見効；但是這一貼仙方吃下去之後，却不會照那仙方上面的話兒實現！

後來她又上B莊去把善於作法的毛道士請到家裡來驅鬼，她怕她兒子的病是被二壑所擾？不過，毛道士也不會有什麼法術使出來，他拜了三天的壇，不知是拜的什麼？福官的病也不會因他的拜壇而好些！

王秀才和王太太聽見女婿的病一天天沉重的消息，心裡格外的焦急。王秀才他曾經和王太太相罵過幾次，就爲了女婿的病。據王太太說：『女婿的好不好是在不可知之數，當初媒老爺送日子來的時候，爲什麼不請幾個有名的瞎先生來替女婿和女兒合合八字，不應該這樣的貓貓虎虎的答應下來，女兒的命硬那就就得代她配一個命硬些的纔對！』

但王秀才却不然他妻子的話，他說：『人要死終歸要死的！閻王註定

了三更死，要拖延到五更或四更都不可能的！況且婚姻是五百年前就註定了的，命裡要苦總歸要苦的！當初也曾把女兒和女婿的八字送到張鐵口那裡去排過，據張鐵口說並沒有什麼沖犯，再要仔細也沒有了！」

福官的病委直祇有沉重而無起色，王瞎子的話漸漸的失了效用，烏太太也漸漸的發急了。她這時也覺得有請醫生的必要。而且離開婚期是祇有十天了。

『孩子的病還是不見起色，我昨天特地上S橋去求觀音娘娘的仙方，服下去也不見什麼効驗，我看還是請一個有名些的大夫來望望看，你看怎樣？』

『我早就說還是請大夫來看，你偏要東去求籤；西去許願！快些差阿福到衙頭街把黃大夫請來。巧梅！去叫阿福進來。』回頭向使女巧梅說。

『老爺！太太！』阿福進來後兩手垂下。

『去到喬頭街把黃大夫請來，叫他立刻就來。』

『是！』

不一刻黃大夫來了，照例的按了按脈，開了一張方子，與烏老爺談了片刻，就走了。

福官吃了黃大夫的兩貼藥後，身體似乎好些，但烏太太痛子心切；生怕她的兒子餓壞了，不管好歹的把些容易消化的東西給他吃，吃後，他覺得要嘔，但又不可能了。於是他的病幾次的翻覆，他是一天天的向着死的路上走去。

王秀才聽得未來東床的病只管沉重的消息，心裡非常的焦急！天天愁眉苦臉的不樂。他代他的女兒擔着很重的心事，他想，兩方面都是有聲望的人家，要是真的他的女婿是發生了意外了，那末那抱牌位做親的一回事，一定要實行的。雖然女兒過去是不愁穿不愁吃，不過沒有女婿總不是一

椿好事啊！

美娥間接地從使女的口中聽來些片斷的消息，心裡當然更外的着急！她於是終日的彷徨了；終日的憂急了！她也祇有怨恨着自己的命苦，她對於『好馬不吃回頭草，一女不嫁二夫君。』和『一女不吃兩家茶』這幾句千古不朽的名言，也有相當的了解，她心裡也曾自慰的想，他年紀還輕呢，不至於會……罷？她惟有祈禱她的未來的夫婿，能够早占勿藥。

但他們的期望都與事實相反了，離開婚期近一天，福官的病是重一天！烏老爺和烏太太非常的着急，成斤的檀香在天井裡燒着，烏太太天天上東去燒香上西去求願，但成效却等於另！不過，他家近段的幾家香燭店裡多了些收入！

終於福官在他婚期的前兩天在一陣哭聲中脫離了那混濁的人世！烏老爺哭得悲痛異常，烏太太呢，哭得死去活來，使女和僕人的勸慰，那裡能

够止住他們的哭聲呢？

福官的死的消息傳到王秀才家之後，美娥是一恸幾絕！王秀才和王太太當然也非常悲痛；但王秀才覺得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不是哭所能解決的。於是他一面止住他妻子和女兒的哭聲，一面對他的女兒安慰了一番。

他們曾經這樣討論過，但並不會有什麼結果：

「我們都是有聲望的人家，況且烏家又是有十幾萬的家私，那一回戲恐怕要做罷？」王秀才說。

「什麼戲？」王太太問。

「抱………」

「老爺！梅先生到了，在客廳上相候，老爺見不見？」僕人來報告說。

「回說我就來。」

『是！』

王秀才和梅先生會談的結果，是美娥過去成服。從此，美娥的前途是黑暗了！美娥的終身的幸福是葬送到坟墓裡去了！舊禮教是將她的自由完全剝削掉了！三從四德曾經麻醉過她的腦筋，所以，她對於這種慘無人道的抱牌位做親的一舉，因被醉於舊禮教經上的『一女不吃兩家茶』和爲顧全她的父母的顏面起見，也就輕易的表示贊同了。

仍在王瞎子揀定的大吉大利的黃道吉日，美娥和普通的新嫁娘一樣的穿了血一般紅的衣裙，坐了大紅的轎子由梅先生領導着向烏家而去——向坟墓裡去。

美娥機械般的被烏家的人們導往祠堂裡祭先祖；見長輩；在棺材頭邊跪拜。她不知叩掉了多少頭，頭暈得像在船上一樣；但是他們還是不給她一些休息的機會！繼而又換素服，再舉哀。她哭得非常的傷心，非常的悲

痛。而哭得真利害的是烏太太，她想，今天媳婦上門，要是兒子在着，那是够多麼歡樂；但是現在呢？她現在纔感覺到老年死獨子是悲哀的，可憐的！

美娥過來後，倒也很安心的住下了，烏太太因為兒子已死，對於寡媳倒也當兒子般的看待；所以，美娥物質上是儘够快活了；但是精神上總似乎感到缺少一種安慰！雖然她今年纔十七歲，不過，有時也感到孤獨的悲哀；生活的單調！

美娥究竟還不會到相當的時期，她對於性的知識究竟還沒有充分的了解！但光陰却毫不留戀人間很快的過去了。轉瞬她已把二十三年華輕輕地拋去了，她的年齡一年年的增加起來，同時對於性的需求也與日俱進！她曾經在花園裏遇見一次僕人阿福和使女巧梅在幽會，唱唱的情話；動作的聲音，使她看見後，慾火升得不可遏止的高，雖然她竭力的往下壓

制，但她的臉上仍是非常的熱；和心房裏只管跳躍不定！真的，性是不能過分的壓制的，她從那天起，是時時的病了。

那年的秋天，她的阿公做五十大慶，親戚們都從遠處趕來賀壽。這一次又使她受了很大的刺激：那些前來祝壽的年青的夫婦們，一種親熱的狀態，又提起她的慾火，引起她的悲傷！過後，她也祇有將滿腔怨憤，付之一哭而已！

晚上十一點鐘過後，賀客一個個的散了。全家的人們也都入了睡鄉，惟有她，惟有孤獨的她，獨靠着窗兒，抬了頭望着懸在空中的月兒。

秋夜的蟲聲，更引起她的悲哀；銀灰色的月光，更引出她的淚珠！秋夜的景兒，要是詩人來欣賞起來，一定稱賞月兒是怎樣的可愛；蟲聲是怎樣的悅耳。但蟲聲鑽入她的耳朵，月光照在她的身上，都只有使她傷心和悲痛的份兒，那裏有什麼贊美和謳歌的心情！

她呆望着月兒，心裏這樣的想：

——月啊！你該照見我的心房罷？我的心兒現在是整個的呢？還是已經碎了。你可否給一個信兒給我那睡在幕下的先夫，你對他說，我寂寞死了！我的生活單調透了！天啊！你爲何奪去我的丈夫而使我過這樣無聊的孤獨的生活呢？

——我今天纔知道，禮教是吃人的！女人是舊禮教下的男子們的玩物！物質上有什麼缺憾是不十分緊要的，最要緊的還是精神的安慰！

——我自從隨着父親讀女四書和列女傳之後，我覺得女子一定要在家從父，出外從夫和夫死從子的，並且如果不幸命苦年青就死了丈夫，那末身爲妻子的就必須爲夫守節！

——貞節牌坊和祠堂裏的匾額，使我多麼的心醉啊！但這兩種東西也不知葬送了多少婦女！可惡的男子，他們把虛榮來繫住女子的心田！說什

麼『好馬不吃回頭草；好女不嫁二夫君。』但他們爲什麼不說；『一男不娶二妻子』；而偏說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呢？這不是自私自利嗎？

——男子是可以娶上許多妻妾，死了妻子也不妨重娶；但女子死了丈夫就不許再嫁；而即使再嫁也無人顧問！『再醮婦』和『二婚頭』這兩句話是多麼使人難堪啊！

——咳！不幸生而爲女子，更不幸生而爲中國女子！

——禮教，是多麼可惡的東西啊！牠吃人，吃了不知多少人！我是一個所謂萬物之靈的人類，爲什麼要受空洞的東西來束縛呢！是的，我還是乘青春尚在，快找個男人，以求精神的安慰。來打破這吃人的禮教，破壞這不公平制度的社會！

——但是……………

——但是父母和公婆的顏面怎麼辦呢？……公婆不要緊，父母的顏面

却不能不顧全啊！……但是管他呢？爲了我自己的幸福，却不能顧到他們了！這樣的過着枯澀而單調的生活，他們又有誰來表同情與我呢！幹罷！

——咳！自古紅顏多薄命！到今天我纔相信這句話能够成立。

月兒漸漸地向西移去，蟲聲已經由熱鬧而至微細，惟有蟋蟀的聲音，還是叫個不住。飽含寒意的秋風，直向美娥的身上吹去，這時美娥的心猿意馬的心情也被秋風漸漸地吹散了。『啊！怎麼月兒已經西沉了？』她驚奇地低呼。

※ ※ ※ ※ ※

爆竹聲辟烈拍拉的響了，明耀的燈光，照得前後進的房子像白晝一般。據使女對美娥說，烏家的花轎前來迎娶了。她這時心兒卜卜的跳躍着，她混身的肉起了不可遏止的緊張，一根根的汗毛都站起了，喉嚨口窒塞的幾幾乎連氣也透不出！繼而由使女扶着走上了轎子，沿途她在轎子裏心兒

跳得格外的厲害，她看見前面的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馬啊，車啊，熱鬧得和平時出會一樣的熱鬧。

轎兒抬進了一座冠冕堂皇滿繫燈綵的屋子，還是由使女扶着走出來，立在廳上，面對着新郎。她看那新郎，穿了簇新的衣服，生得十分美麗，她覺得非常的稱心，滿意。

機械般的拜了天地，由新郎牽了進新房。她這時的內心，像一千匹馬力的馬達在激動着，臉上像火一般的燒；腦海裏不知在想什麼？只覺得燈光是非常的耀眼，人聲是非常的嘈雜而已！

賀客漸漸底散盡了，他——新郎——走上前來，叫她安置並代她解鈕扣，她這時四肢已經完全無力，一任他代她解衣寬帶。最後是被他抱上床……她沉醉了，一切知覺失去了，只覺得無力與快樂！

※ ※ ※ ※ ※

陣陣的雞聲，驚醒了她的南柯！她這時纔感到好夢是不能長久的！人生的迷夢，也不過是一剎那罷了！她想，現在青春還未逝去，不想及時行樂：將來紅顏隨着時光一同老去，再要找快樂，恐怕不可能了罷？

從這天起，她在物色她的對偶了。

不久，她的姑表兄是和她結了同心之約，她這時纔嘗到人生的真樂趣。

這樣的非正式的偷偷摸摸的經過了半年的享樂，她們很想能够正式的同居；但舊禮教下的孀婦，是絕對沒有重婚的可能啊！並且近來她的阿婆也似乎察破了她們的行跡，處處在監視着她；並在留心她的行動。她感到痛苦極了，她覺得舊禮教處處地方在束縛着她，於是她決計和她的姑表兄想籌商一個澈底的辦法。

一樣是烏黑的夜，月兒是沒有，惟有滿天的星兒發出閃閃的微光。在

她們時常聚會的花園裏，今晚又有了她們的足跡。

『娥妹！怎麼這幾天不看見你的影兒？我現在是一天都不能不看見你，不到一天，一刻一分都不能不看見你！娥妹！我沒有你，怎麼可以生存呢？』接着是一個冗長而熱烈的接吻聲。

『薛哥！我又何曾不是如此呢？但是事實上我是不能和你天天見面啊！這幾天婆婆似乎察破了我們的行跡處處都不放鬆我一步，我想這樣的偷偷摸摸終不是長久之計！薛哥！你總得想個法子，能够使得我們二人永久在一起，永久相愛着。』

『是啊！我也早已存了這個念頭了，只是不敢向你開口。現在你既已具了決心，那我就對你講了罷！』

『你有什麼計劃？』

『我想……………』

『你想怎樣？祇要能够使我二人避免一切的危險，犧牲我一己無論什麼，我都辦得到。』

在銀灰色的微薄的光輝下，二個黯淡的人影合而爲一了。長久長久，方始分開而恢復原狀。

『我想，我們將他們的造孽錢帶一些，而走他媽的路。上N埠去，你看好不好？』

『唔！…………。』

又靜默了五分鐘。

『怎樣？』

『就這麼辦罷！，準明天晚上這個時候，你仍在這裏等我。』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五分鐘過後，在那幽靜的假山石洞裏發出一種衣裙的曳動聲和某種動作的聲音。

兩天之後，M城裏已經轟傳着王美娥和賈蔣藻失踪的消息。

烏老爺和王秀才都是M城裏有名望的人物，既然他們認為無恥的事在他們自己的府上發生出來，那末他們當然是非常的震怒。立刻派了人到四處去尋找；但許多天以後，二人的音信，依然是杳然！

城中無論茶坊酒肆，都把這樁事作為酒後飯餘的絕好的談話資料。他們都說，王秀才家教不嚴，他的女兒纔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來；並且有人說，王秀才的老子曾做過些作孽的勾當，所以，孫女兒是來還報了。

從此，王秀才在M城裏的聲譽，受了這重大的打擊而再沒有人去稱道他了。

一八，十，二十夜脫稿。

一九，三，三十夜修畢。

文
夫
的
死

一

在夕陽將要落下去的時候，一羣羣的烏鴉統向着牠們的巢裏飛去；在田裏工作的農人都都搥了鋤頭向歸去的路上走着。一家家屋頂上的煙囪裏，都冒着煮晚飯的炊煙；鎮上的店家也都在收拾店門。霎時，M鎮是統被籠照在黯淡的黃昏中了。

金發的娘適纔從田中歸來，金發呢，也剛巧自塾中回來。他們正在預備煮晚飯的時候，街上邱和順裏的學徒跑來叫金發的娘，據學徒說是上海有信帶回來了。信的內容他並不知道得十分詳細，不過聽見葛朝奉說，金

發的爹是病了。

金發的娘聽見了她丈夫病了的消息，心裏不覺卜卜的跳個不停；但她還不太相信邱和順裏的學徒的話是真的，連忙三步兩腳的趕到街上去。

『葛朝奉！可是上海有信回來了？怎麼說的？是不是我家金發的老子病了？』金發的娘一口氣趕到邱和順看見葛朝奉就這樣的問了一大泡。

『是的！陳師娘！陳先生已經病了一個月了。他自己不肯寫信回來，爲的是怕家裏急。這封信是小經代寫的。』葛朝奉邊說邊將原信給金發的娘聽。

『那末葛朝奉！就費你的心了，請你代我寫一封回信給小經，病人請他好好的照顧了送回來，火車上請他當心些。咳！怎麼好呢？』金發的娘兩眼滿含着淚珠走回去了。

二

金發的娘嫁到陳家已經幾年了？是沒有什麼人知道得十分詳細。不過金發今年已經十六歲了，那末，至少金發的娘嫁到陳家是已經十七年了。她的生活十數年如一日，並不會有什麼大變化。除掉代金發的老子養育兒子，管理家務；耕種田地之外，她是什麼也不知道！

金發的娘還不曾嫁過來的時候，她的公婆就死了。等待金發的娘嫁過來後，金發的老子纔算成了家，立了業。

金發的老子是一個誠實而儉僕的人，一領竹布的長衫，一年到頭的穿在身上，一雙小小的眼睛生在一個長長的臉兒的上半部，淡淡的眉兒橫在眼兒的上面，滿臉現着和善可親的色態。全鎮的人們對他都表示着親善和友愛。

在他結婚後的兩個月，他離開了故鄉；背別了新婚的愛妻，到那遠遠

的F鎮去服務。

他在F鎮所賺得的錢，統帶回去給妻子，他自己的活非常簡單，平時連紙煙也不吃，一切的衣食，都非常的簡陋，他所要的，田而已。據他說，爲人子的，既不曾得到祖上的遺產，那至少自己也應當置一些產業給後代；否則，豈不是枉爲做人了嗎？

他一面爲店裏効勞；一面爲自己的家產忙碌，終於他是病了！

他對於金錢當然是非常的寶貴。所以，他雖然是病了，但還是不捨得金錢而不去請醫生診治，於是他的病是一天重似一天了。

他因病在店裏請了假到上海來，暫時住在他的表兄小經家裏。他的病日重一日；而家裏他又肯寫一封信回去告訴他的妻子，他的表兄於是暗暗寫了一封信給金發的娘。

信發出的翌日，他的病突然變了！照病人的無力的呻吟聲聽來，覺得

他是非常的危險，竟差不多立刻就要去世！他的表兄急了，他覺得這於自己是十分不利的，他立刻又寫了一封快信給金發的娘，催她們來上海料理這樁事情。

在這一天他的表兄擔足心事的下午六點鐘左右，金發的老子終於離開了這污濁的人世！

三

快信並不見得比較平信快些，金發的老子的表兄所發出的快信，到達M鎮的時候，離開發信的日子一樣是兩天。

一張綠色的小紙，貼在信的背面，的確有使人吃驚的可能。當葛朝奉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從他那繃起的眉毛的神態中，可以看出他的心是在跳了，『哼！金發的老子恐怕靠不住了罷？』他在蓋回單圖章的時候說。

『快些，去叫金發的娘來，對她說，金發的老子的病很危險！』他看信

僅看到『奄奄一息』四字的時候他急急的叫他店裏的學徒去叫金發的娘。

金發的娘在邱和順聽葛朝奉唸完了上海寄回來的信後，低着頭急急的向家裏跑，走到家門口他啊的一聲哭了！

『咳！我那苦命的夫啊！……你怎麼這樣的病重不早些……寫信……來告訴我啊！……啊！……天啊！……天啊！……苦命啊！……奄奄一息啊！……天啊！……怎麼好啊！苦命啊！……』她沒頭沒臉的哭着，兩個孩子也一起跟着莫名其妙的哭。前後的鄰居和她的姑娘杏林的娘也來了。

『金發的娘！快不要哭，哭也沒得用！有病也哭不好，況且金發的老子還不會斷氣，你怎麼倒哭起來了？豈不是在活活的咒死他嗎！』素稱快嘴的杏林的娘說。

『話不錯啊！金發的娘！快些不要哭，設法到上海去末還是到上海去啊！』

『金發的娘！你不好這樣的急啊！就是金發的老子要有三長兩短的話，你也該替一班兒女想想！你急壞了叫他們去找誰來照應他們呢？你想想看再哭啊！』

鄰居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在解勸她。

但是金發的娘並不止住她的哭聲，她這時心裏不知如何是好？心裏像有刀一般的在刺她！她的淚水像潮水般的向外面湧出來。她覺得這時實在沒有辦法來解決一切！惟有哭，痛暢的哭，或者還能够在淚珠當中去求安慰？

她痛痛的哭，足足的哭了兩個鐘點，經鄰居們和杏林的娘竭力的解勸，纔算止住了她的哭聲，在她那悲痛的殘餘的抽噎聲中，和杏林的娘在討論籌備到上海去的辦法。

『你不要害怕！上海我是常常往的，一切我都熟悉，到上海去，我

來負完全責任好了。」杏林的娘說。

『……………』金發的娘淚珠還是不斷的流。

『金發的娘啊！你不要過分的悲傷，依我說，把金發和頂小的孩子帶去，到F鎮金發的老子的店裏去，叫孩子向老闆們叩一個頭，我想，他們當老闆的，也不是什麼呆子，一百借不到五十總是要借的，要是金發的老子真有三長兩短的話。』還是杏林的娘。

『我實在沒有主意，一切都請你酌量辦罷！』

就這樣當夜議決了：准明天動身，金發和頂小的孩子帶去，金發的娘和杏林的娘當然是一同走。家裏呢，把金發的外祖母接過來照應中間的兩個小孩子。

在翌日的天還不十分亮的時候，她們四個人乘了兩輛獨輪車向着P鎮車站進發。

金發的娘隔夜的晚上，總共也不會合過一合眼。他想：如果金發的老子當真是死了，那此後的生活將怎樣的度過去呢？她怨恨天，她怨恨上帝！她嘆惜自己的命苦！前世未修今世這樣苦法！她想，從此，前途是黑暗了！一切家累將要由她一個人負擔了！她愈想愈覺得事情是毫無頭緒；愈覺得前途是黑暗異常！

在獨輪車上，一共坐了整整的四個小時。車輪發出咬咬的聲音，與車夫嘴裏的喘聲相應和着；冬天早晨應有的西北風呼呼的吹着。金發的娘抱了最小的一個孩子在懷裏，一陣陣的嘆着氣，那孩子不時的發出嗚嗚的哭聲，她只得解開了衣服給乳給孩子吃，那無情的西北風，却沒頭沒臉的向她的懷裏吹去。但是她爲了孩子的餓，那顧得自己的冷呢！

在十點鐘模樣，她們都到達了P鎮車站。

車站上的第一次鐘聲響了之後，她們知道火車是已經到了前面一個車

站上城了。去買火車票的是杏林的娘。

第二次的鐘聲響了不到五分鐘，火車是已經反抗着猛烈的西北風趕到了。於是她們匆匆地走上了火車，在汽笛聲再鳴的當兒，車輪又蠕蠕的動了。

火車經過了C站，一切的幻想和思慮統奔上了金發的娘的腦海；『奄奄一息，各事均由弟等料理，請不必過分焦急。』這幾句話又在她的腦海裏隱現。她又想起去年街上老趙的妻子的事：老趙當他的妻子病勢危險的時候，他寫了一封快信給在S埠做工的兩個兒子；並且在信的角上燒去了一角，再插上一根雞毛，那是多麼緊急而負着多麼重大的使命的一封信啊！老趙的兒子小三子和小才子接着了這封信，連夜的搭快車趕回去；但到了家他們的母親並不會死；並且後來還終於病好了。

這一回事在她的腦海裏徘徊着，她想，或者她的丈夫也能像老趙的妻

子一樣的病好？但是一轉念，她又覺得適纔的理想恐怕靠不住！因為她看見許多男人，凡是生咯血症的，十個有九個不能保留他們的殘生！

她聽說，男人的血是很寶貴的，五月裏地保曹保也是患咯血症而死的！她想到這裏又覺得失望了；而且絕望了！

將到W站的時候，汽笛是照例的叫了。那尖銳的叫聲，把她的幻想驚散了，兩行像珍珠般的淚珠又掛在她的臉上了。

下午四點鐘左右，火車進了上海的總站。她們忽忽地拿了行李挽了孩子走出了車站，由杏林的娘叫了兩輛街車向南市Y街拉去。

杏林的娘爲了她的女兒杏林的事，曾經兩度到上海。所以，到了上海她是忽輕車而就熟道了。但金發的娘還是初次到上海，她對一切的現象都覺得新奇：一般女人個個都剪去了髮髻；穿了比自己身上所穿的短襖還要短的旗袍；走過理髮店，看見那門旁所裝的五色的旋轉的圓桂子等等，她

都覺得這是生平第一次看見的怪現狀。

她坐在街車上，一面在看她所未會看見過的東西；一面在想她的丈夫究竟是吉凶如何？街車拉進了Y街而停在她的表兄家的門口時，她首先搶着跑進門，恰遇着她的表兄。

『你們來了嗎？……』

『金發的老子怎樣了？』她很急促的阻斷了她的表兄的話而問。

『你們也不要急！表弟已於前天過世了！』

『啊！』金發的娘只喊了一個啊字，就覺到眼前一黑，跟着她就跌下去了。

『金發的娘，金發的娘！』杏林的娘連忙揪住了她的人中竭力的喊。

約摸過了一刻鐘，她是漸漸的醒轉來了，醒後的第一個任務當然是哭！她覺得這時只有放量的哭，除掉哭之外，什麼辦法也沒有！雖然杏林的

娘和她的表兄竭力的在解勸她安慰她；但是終究不能止住她的哭聲。

晚飯她是不曾吃，她現在惟一的任務，是要到公所裏去見一見她丈夫的棺木；但因爲已經過了公所的開放的時間，所以，她也祇能待諸明天。

晚上九點多鐘，她們統睡了，到十點鐘的時候照例的有人打二更，她很清楚地聽見寒夜的更聲。三更後她更加清醒了，她這時心裏只在想金發的老子，餘者一切她都不管。

她想，儘悲傷也沒有用，哭也不能解決一切的，此後的生活，還全仗着自己去維持。她決定明天到公所裏去後，還是同了杏林的娘上F鎮金發的老子的店裏去，商量借一筆款項。金發呢，過了年決請人荐一個好些的人家學生意。兩個小的孩子，苦苦的把他們扶養成人，然後自己的責任方算卸掉！

此後的生活的策略在她的腦海裏隱現了一夜。眼睛始終不會一合！她

想到悲苦的時候，淚珠又向着她的頭的兩邊流，抽噎的聲音，曾經兩次把杏林的娘驚醒。

在天將曉亮的時候，她朦朧地似乎入了睡鄉：她夢見她自己仍舊在鄉間，她看見她的丈夫回來了。她臉上露出一種愉快的笑容，懇懇地服侍他。在她們敘述別後情形的時候，她耳邊聽得這樣的喊着：『金發的娘，金發的娘！醒醒！』她睜開眼來，適纔的一切幻夢，統沒有了。自己還是好好的睡在床上，床前立着在喊她的是杏林的娘。

她坐了起來，細味那夢中的景況，心裏不覺又是一陣酸！她覺得人的一生，也無非像那夢中的一剎那罷了！生又有什麼可戀呢？

吃過了早飯，她們一同到街上去買了些麻和白布。孩子和她自己的鞋子上統加上一層麻布並都穿了白衣服。眼巴巴地等到下午二點鐘，一同到XX公所去。

四點鐘過後，她們又從公所裏回來，籌商着翌日怎樣到F鎮去？

在晚上，她們決定翌日的早晨乘八點五十分的車上F鎮，留下杏林的娘，而加入她的表兄。

翌日的當晚，她們從F鎮回來，據說結果還圓滿。經過兩個鐘點的談判和哀求，一共領到六十塊錢的撫卹金。金發呢，在他們店裏每位先生面前也都行了一個最敬禮。

很平淡的又過了兩天，她們船是叫定了。她們很恭敬很小心地把棺材保護到家鄉，並且擇吉把她的丈夫葬了。

我爲麵包問題不能解決，匆匆地離開了故鄉，她們後來的情形，我不怎樣詳細，隔了一年，據二弟道榮的來函曾經把這事提過一提：『……鄰居金發的娘，自從去年丈夫死後，她仍舊很辛苦的操作着；不過身子沒有從前那麼強健，時時的要病！每夜有很幽細的哭聲從她那邊傳過來，直

到現在，並不會簡斷過！的確，在壯年時代死了丈夫，那是很可憐的！……」

現在她們究竟怎樣？我却不十分知道。

一九二九，四，二〇，夜。

歸

故

鄉

在曉霧迷濛的時候，滬寧車長嘯一聲向着P鎮進發。

車廂左右的窗，因為要拒絕風的光顧起見，所以都關上了。當然的，裏面的空氣，炭酸氣是多於養氣了。一縷縷的白煙，從吸煙的人的口中噴出來而漫延了全室。

乘客的臉部，各有各的表現，喜怒哀樂，大概都因各人所負的使命的不同而表現也不同。

在異地飄零了三年多的我，這次歸故鄉所負的使命是值得心痛的，母親病了已經三四個月了，早就想回去望一下；但手頭是這樣的拮据，雖然

離開故鄉已經是三年多了。但爲了我們鄉人有一種特殊的見解，他們以爲每一個人回來的時候應當騎了高頭馬，多備些禮物去孝敬他們，那末才值得他們的稱道！

曾經幾次三番想不顧一切的趕回去，但終沒有這樣的勇氣！

最近，因爲父親有快信自鄉間寄來，命我無論如何須得回去。於是我只得塞了些錢硬着頭皮趕回去了。

在車上感到獨坐的無聊，於是取出一本回憶來讀，但讀了不到兩頁；又感覺到看書的乏味。車子是這樣的顛簸，座中的人們，大概因爲早起的緣故罷？，一個個搖蕩不定而一部分的人們，終於熟睡了。

在將到而未到K站的時候，氣笛是照例的叫了，把那一部分熟睡的人們，從睡鄉中抓了回來。

『呲！斷命氣笛，把人家的好夢統驚醒了！』一個座客立起身伸了伸腰

這樣說。

在一陣小販的叫賣聲中，火車是到了K站了。一羣乘客向站上走去；同時一羣乘客向車廂上擠來，擠了半天，還是個不進不出。

『讓下的先下去！』車站上的職員過來這樣命令式的說。

於是上車總算讓下車的下來，而這節車裏的風潮終算解決了。

在氣笛聲再鳴的當兒，車輪是蠕蠕的動了。牠——車子——又反抗着猛烈的風而向前進發了。

我這時感到我現在的生活和工作，似乎和這車子的本身相仿；早晨起身之後，吃粥猶之加煤；工作猶之車行；晚上到了寄宿舍，猶之車子到達了終點。機械式的工作，我想，人人都感到同樣的枯澀而乏味罷？

路旁的樹木祇管朝後面退去，不可莫測的四邊的烏黑的樹林祇管在旋轉，而我的腦海裏，這時也同時的起了騷動；

——可貴的光陰是這樣的無價值的過去了，所得到的既不是精神的安慰；又不是物質的代價，唉，我怎樣對得住江東父老！

——來到這繁華的上海，初衷當然是想求得一些名和利，但不幸，非但名利都不會撈到一些，反而弄得落拓窮途！咳，這豈是我所料到的！我的父母當然是望子乘龍；問寒噤暖的弟妹們，當然是想我帶一些玩具給他們；但，不幸他們却都失望了！

——在這幾年裏看盡了許多朋友親戚的臉，受盡了他們的氣！偶然因為別種事到他們家裏去，他們看見了我的影子，以為又要來討什麼厭了，豎起了他們的尊臉，用那威嚴的口吻問道：『做什麼？』當然，潦倒的我，只能倒抽一口冷氣，將前來的使命講完了轉身就走！

——不過，我以為這是現在世態炎涼的上海社會上常見的，我們也不必引以為辱……………。

汽笛是又在叫了，牠報告我們說，將到S站了。我腦海裏的一切思慮，也就告解散！

在空氣污濁的車廂中經過了四小時的悶坐，十一點四十分的時候，P站的牌子映進了我的眼簾，於是匆匆地帶了帽子走下車來向輪船碼頭走去。

『今天水淺，輪船不開。』船廠裏的職員向一羣候船的人們這樣的說。

——啊！糟了，糟了，今天又是沒有船，至少又要多出五角錢——坐船祇有三角，坐車子要八角。

『先生：車子要嗎？』幾個車夫不約而同的來攬攬生意，『是不是M城啊？』

『是的，要多少錢？』

『規規矩矩，不要虛頭十角小洋罷！』

『不要，八角小洋沿路不供給食物，去不去？』

『我去，我去！』

在路上又經過了四個小時，車輪發出吱唔吱唔的聲響，田隴裏的麥兒，頭上已經現出了黃色，而下面還是碧綠的。車子偶而擦在上面發出，『際，際』的響聲。坐在車上，看見遠處的田裏的麥兒，經過風的吹打，像波浪般的起伏不定。我這時惟有感到自然的偉大；而同時覺得自己的身體是非常的渺小！

經過了F鎮，M城已經隱隱約約的在望了。這時我心裏不知在想些什麼？不知是驚呢還是喜？或者可以說是，驚喜參半。驚的是離開故鄉已經三四年，還是這樣的潦倒，恐遭親鄰的白眼；喜的是可以和闊別多年的祖母母親弟妹等會面，作短時間的聚會。

『回來了嗎？』在街上遇見了熟人都是一律的這樣問，我呢，也笑着臉

向他們招呼。

『媽媽！祖母！弟弟！妹妹！』我一個個的招呼。

在母親的臘黃的臉上，現出了一縷笑容：『回來了嗎？一向好着罷？』祖母取了一把板刷，代我把身上的灰塵刷去：『你看鄉下的灰塵多麼大啊！』一面刷而一面說，『鳳！把鍋裏的飯炒一炒，湊一把火就好吃的。』向着鳳妹說。

吃過了飯，由祖母導往各親戚處去見禮，半天的光陰就這樣的消耗掉了。晚上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的不能和睡魔接近。不覺地想起了三年前別離的情景：

※ ※ ※ ※ ※

『培啊！吃吃飽啊！出去了是沒有這樣的快樂啊！』祖母指着檯上的鵝魚肉……………。

這時我眼中已飽含着淚珠，胸中塞足了悲哀，那裏還容得下什麼食物。無情的眼淚，後來終於凝睜而出了！

那是一個沒有月兒的夜晚，吃過了晚飯，和弟妹祖母們一同到後面去乘涼。那是一個美麗的夏夜，四週田裏的蛙聲，『閑閑……』地叫個不定；螢火蟲一明一滅的在河邊的草上飛來飛去；許多乘涼的人，東一堆西一堆的坐開着。或者在談天；或是靜坐着。在蛙聲閑閑人聲嘈雜之中，間或聽見『工聲』拍，拍』的打蚊蟲的聲音。

『培哥！媽媽叫你進去。』嬌小跳憨的四弟立在門檻上喊。

『培！你看箱子裏還有什麼東西沒有放進去？』當我和祖母走進房門，母親這樣的問。

『齊了罷！』我略爲翻了翻。

『哥哥！你還有一個皮球和汽槍怎麼不放進去！』一些不知離別爲苦事

的四弟又引人發笑的說了。

『那不要帶去的。』祖母笑着說。

在愁城苦雨中，大衆又笑了一陣。

✽ ✽ ✽ ✽ ✽

唉！不堪回首想當年。

匆匆的過了十日，局中的假期是滿了。於是又匆匆的離開了那可愛的故鄉，從此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再回故鄉去。

一七，十二，十夜脫稿於文明寄宿舍。

一九，三，廿五夜修畢於星火文學社。



民國十九年八月六日初版
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廿日三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處女的悲哀▼

每冊實價四角五分（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陳 一 夫

出版者 疾 風 社

發行者 文 藝 書 局

印刷者 文 藝 書 局

總發行

上海四馬路
五百四十九號

文藝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
五百六十五號

特約發行所

廣州共和書局
漢口光明書局



.63

.0